

年

卷

期

9

7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7 (111)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一號)

第九卷 第七期



商務印書館

書考參之備必用日

編補備添應尤 君諸編正有購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用百科全書補編

發售預約

布面一巨册
 一千九百頁
 定價四元
 預約二元四角
 四月底截止
 五月出書
 郵費國內二分
 合購正編補
 編祇收六元

(正編二册
定價六元)

本書自正編發行後，已重版十餘次，頗受社會稱許，惟有用之材料應行加入者尚多，特分類增補，名曰日用百科全書補編，計約二百餘萬言。

本書內容仍照正編例，分爲四十四編，惟子目略有增改，以期應用便利。

增補之材料均爲日用必要之常識，及最近發生之事物，例如史地兩類，詳述戰後歐洲列國之新形勢，及新興諸國小史，社會教育類，注重圖書館及新聞事業，文學類加入許多新舊文學上之參考資料，交通類增列道路航空及電車汽車，他如氣象常識、無線電報、延壽新術、避妊問題、新家庭概要、影戲作法……等，均已收入本編矣。

樣本

承索請附
郵票三分



春

J.-B. Corot. 作



贈君章炳田

駝駱糧運外城京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五種預約

十四年三月陽曆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聞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裝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印數祇限五百餘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瀑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覓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篆隸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歷印甄鏡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熱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成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說事不可勝紀據本摘錄九葉可以窺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六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昆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戲齣段笛色無不注明昆曲家俞粟廬先生撰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似曲譜空前之作

諸曲及日譜預約價另有兩分次辦法並各書郵費包紫均詳載本中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邊紙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小說世界目錄

第九卷
第七期

封面
與
插圖

蘇格蘭人之奏樂者

春——北京城外之運糧駱駝

克魯伊洛夫寓言

唐小圃

一個指印

程小青

紙梯

寒玉

破術

林琴南

□秘密博士

敏芝

□世界小話

寒玉

到虞山去

趙吟秋

□剪髮

雲根

育文齋藏書



R
810.5
5985
2



野人記

天游

徵文揭曉

斷雁

第九號

納涼人語

第十號

懷疑的信仰

俞慕古

蘇格蘭人生活的一般

秦亞光譯述

一種裝窗布的法子

榕客

明天再買

雲根

英倫縊屍記

南海馮六

編者與讀者

香港有西醫親自之經驗

醫士開方與病家服用之藥彼曾親自服過實行見效者則其藥之信用當更著於大眾矣
 即如香港西醫陳鳴皋先生現設愛生西醫局於香港油麻地吳淞街七十七號三樓係德
 國普濟醫學校畢業士大本行內政部註冊給照醫士前曾充大元帥直轄東江商運增城
 分局局長其來函云弟前在新塘行醫閱廿餘載每遇腦虛血薄之症到診前時均用內涵
 鐵質燐質壯腦之藥以治之惟見效頗



陳鳴皋醫生玉照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奉送衛生小書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奉送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不取分文

東江商運分局長陳鳴皋先生現設愛生西醫局於香港油麻地吳淞街七十七號三樓係德
 國普濟醫學校畢業士大本行內政部註冊給照醫士前曾充大元帥直轄東江商運增城
 分局局長其來函云弟前在新塘行醫閱廿餘載每遇腦虛血薄之症到診前時均用內涵
 鐵質燐質壯腦之藥以治之惟見效頗
 緩今則改用壯腦之藥以治之惟見效頗
 以治之見效尤速鄙人冬兼任增城
 員征商運分局長陳鳴皋先生現設愛生西醫局於香港油麻地吳淞街七十七號三樓係德
 腦倦顯覺昏乘局中適有貴藥局所
 製紅丸補血之藥試之則未見
 如何連服多局之補品洵非虛也爰
 失足徵壯藥之補品洵非虛也爰
 為提神壯腦之補品洵非虛也爰
 閣下如患血虧腦疲所起諸症以及
 血薄如血所患等症即須試服韋廉士
 大醫士紅丸補血丸定必有效因是丸
 經療治血薄氣衰腦筋衰弱少
 年斲傷胃不消化濕骨痛筋
 系刺痛以及婦科諸症均見奇效

284(1)

克魯伊洛夫寓言

(四續)

唐小園轉譯

第十九 鏡與猿

有一個猿，看着鏡中自己的容貌，向熊說道：「喂！你看見沒有？那不是極難看的像貌嗎？那種狼狽而不雅觀的姿勢，你也要看一看！若是生成那個樣子，實在可恥，簡直的不如死了倒好。雖是這樣說，但我們畜類之中，生成那樣不堪的容貌的，的確有五六種；不錯的，你容我屈指算一算！」

猿說完，便伸出手指來要算算。熊一見，便向牠說道：

「不必屈指細算啦！最好你先省察你自己罷！」

熊雖然如此勸告，但是猿一點也不肯聽。

廣大的世界，像這一類的事體很多。因為世間的人，

不論是誰，沒有覺得自己的面貌是難看的。

我昨天夜間，便遇見這一類的事了。克林伊棄人，專歡喜偷東西，這是人所共知的。我昨夜見一個人，拿着一本書，向克林伊棄人讀。那書中所記載的，便是克林伊棄人素有盜癖等等言語。那克林伊棄人，一邊聽那個人讀書，一邊暗暗的點首；倒像是書上所記載的，全是旁人的事，與他毫不相干似的。

第二十 狼與狐

不論是誰，全歡喜把自己無用的東西，送給旁人；若是有用的東西，便不肯送了。我現在說一段寓言，就是藉動物說這種道理。如此說法，不但便利，並且說得透澈。

有一個狐，喫了許多雞肉，已經喫得很飽了。牠喫飽了以後，便把喫臍的大肉塊，收藏起來，然後臥在稻草上，預備睡覺。

正在這個當兒，來了一匹餓狼，向狐說道：「狐兄！今天可把我餓壞啦！我到各處尋找食物，連一塊羊骨頭，都沒尋着。我到了有羊的人家，全都有那凶橫的狗，並且牧人也不睡覺，看守得非常嚴密，我始終沒偷着羊喫，所以餓得我成這個樣子；簡直的除了餓死以外，沒有旁的道路可走啦！」

狐說道：「是這個樣子麼？」

狼說道：「實在是這個樣子啊！」

狐說道：「那麼，真可憐啦！然而我因為是你的事，不能不盡一番心。你不是困頓不堪了嗎？你就在此地休息罷！並且我這裏這麼好的乾草，也可以喫些，解解餓呀！」

狐故意做出很關切的樣子來。但是狼專歡喜喫肉，不歡喜喫草。這本是狐所知道的；可是牠絕不說有收藏

的大肉塊。

狼見狐對於牠，空做無謂的周旋，却不請牠喫救急的晚飯；祇得無精打采的，回自己的巢穴去了。

第二十一 烏鴉與狐

諂媚雖不是甚麼美德，要想做到好處，可也不是容易的事。用言語諂媚，若是不得其當，縱令舌敵唇焦，也無濟於事。所以欲以言語諂媚人，不可不留心適當的機會。有一隻烏鴉，也不知從何處銜了一塊乾酪餅來。牠棲在一棵樅樹上，正要喫那乾酪餅，因為思索一件事，所以還沒喫，祇用嘴銜着。

這個當兒，恰巧有一個狐，從遠處跑來。跑到樅樹下邊，因為聞見乾酪餅的香味，便停住脚步，仰起頭來一看，纔知道烏鴉嘴裏銜着乾酪餅呢。牠看罷，便想那乾酪餅，送到自己的嘴裏來纔好。於是一邊望着烏鴉，一邊搖着尾巴，用極歡悅的神色，極柔和的聲音，向烏鴉說道：「烏鴉大哥！你在一切飛鳥之中，實在是最美觀的了！你的頸

頸，和你的眼光，够多麼美觀哪！我若是對旁人這樣說，他們必不信世間會有這麼美觀的飛鳥。——啊！你的翎毛，你的嘴，也是美麗的很哪！態度既然如此美麗，聲音之美，更可想而知了。唱個歌兒，給我聽聽，成不成呢？你不要猶疑！既有極美的態度，又是唱歌的名家，那够多麼好啊！若是在我們的國裏，一定推戴你做我們的女王！喂！你想怎麼樣？

烏鴉在鳥類中，是極醜陋的，誰也不肯誇獎牠；尤其是牠叫喚的聲音，不但得不到誇獎，簡直的惹人厭惡。牠斷沒想到狐這樣的誇獎牠，所以聽了狐的話，立刻歡喜的不得了，直把牠歡喜得呼吸都要閉塞住了。狐求牠唱歌，牠以爲是遇到知音了，於是從喉嚨裏發出歌聲來；剛「哇」的一聲，那嘴裏銜着的乾酪餅，便從樹上落下來了。狐一見乾酪餅，連忙銜起來就跑了。

第二十二 狐與野鼠

有一個野鼠，正在郊外閒遊，忽見一個狐，慌慌張張

的跑來，便向牠問道：「喂！喂！狐兄！你爲甚麼直着眼睛，這樣的狂奔哪？」

狐停住脚步，向野鼠說道：「我以爲是誰呢，原來是野鼠啊！哎呀！我真冤枉啊！這也是你知道的，我不是雞巢的監督嗎？這種差使，是極忙的，連喫飯的閒空都沒有，連睡覺的閒空都沒有；因爲這個差使，很妨礙我身體的健康。我對於主人，不敢說有功，總敢說無罪了罷？誰知主人聽信讒言，硬說我是竊賊，把我追趕出來。唉！遇見聽信讒言的主人，難得幸免哪！像我這樣的好狐，不論何時，沒做過惡事，大約你也該知道，你想我够多麼冤枉啊？」

野鼠聽了狐的一片讒言，便說道：「你當真冤枉麼？我時常看見你嘴角上，帶着雞毛啊！」

第二十三 狐

冬天的早晨，非常寒冷。有一個狐，在太陽沒出來以前，便離了巢穴，來到已凍的小河裏，低着頭，飲那冰窟窿裏的水。

牠正在飲水的當兒，牠那尾巴，便在冰面上拖拉着，也不知因為甚麼緣故，那尾巴，竟和冰凍在一起了。

狐遭了這種意外的災難，非常着急，牠心中想道：「我乘衆人尚未出門之際，來到這小河裏飲水，原是怕遇見惡人，遭了災難；誰知因為來的太早了，天氣特別的寒冷，把我的尾巴凍住，依舊是遭了災難，真是沒想到的呀！這尾巴，被冰凍得很堅實，若是硬把牠拔出來，不過要傷二三十根毛；若肯捨了這二三十根毛，便可以在人們未出門以前，平平安安的回我的洞穴去了。」

牠想定了主意，正要拔牠的尾巴，忽又轉念想道：「二三十根毛，固然是有限的，但我那黃金色的尾巴，多麼美觀，若是傷了二三十根毛，豈不可惜？我忍耐一會兒，等太陽上來，冰一融化，我的尾巴，自然出來了，何必一定要傷毛呢？況且此刻人們，正在被窩裏睡覺，不見得立刻就有人來罷？的！我是要忍耐一會兒的！」

牠一動不動的，在冰上等了半天，好容易太陽上來了。牠心想太陽一上來，冰就要融化了；誰知太陽上來以後，那冰雖略微的融化，但是天氣越發的寒冷，已化的水，依舊凍成冰，把牠的尾巴，凍得越深越堅固了。正在這個當兒，聽見遠處有人說話的聲音，原來人們已經起牀，全都出門來了。

狐到了此刻，非常着急，若是再不逃走，一定被人捉住；但此刻雖想犧牲二三十根毛，那尾巴也拔不出來了，因為凍得更深更堅固了。牠正在萬分危險之際，可巧來了一個狼，牠一看見狼，便嚷道：「喂！狼大哥，你趕快的救我罷！我的尾巴，被冰凍住，怎麼拔也拔不出來啦！」

狼聽了狐的話，便停住脚步，應允救牠。牠的救法，非常簡單，祇用牠那鋒利的牙齒，把狐的尾巴，完全咬斷；那狐，立刻就脫了險了。

狐脫了險，先向狼道謝，然後禿着尾巴，回自己的巢穴去了。

牠回到巢穴，一想剛纔的危險，便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實在是萬幸啊！若是被人捉了去，一定是剝我全身的皮；現在僅僅丟掉一個尾巴，豈不是萬幸嗎？」

這篇寓言，是警戒人不要吝惜小利而受大害。像這個狐，若是肯犧牲二三十根毛，又何至把一個尾巴完全丟掉呢？

人不到緊急之時，雖細微之利，也不肯犧牲；若到緊急之時，雖大受損失，也覺合算，這是人之通情；但大損失，全是由吝小利而起，這又是當局之人所不覺的了。

(未完)



一個指印

程小青



小波

許福德醫士一聽得密昔司哈定的死耗，便回想他自己的錯誤。心中不由的怔忡不寧。他的錯誤本是出於無心的。但那錯誤的事實。如果發覺。人家却決不會原諒他。原來當萊諾耳醫士請他去襄助治療密昔司哈定的時候。他因着某種事故。神經上不很安寧。他和萊諾耳斟酌了一回。擬定了一種藥劑。接着萊諾耳先行辭出。那女看護也因事不在病室。便由許福德料理藥品。給密昔司哈定服。但當他秤藥的時候。他的顫動的手指。不由自主。藥量竟秤重了些。不料密昔司哈定服藥以後。不到天明。便氣

絕死了。密昔司哈定年紀已大。又已病了好幾個星期。死原不能算做意外。但許福德却明明知道伊所以致死。實由於服了過量的藥。所以他唯一的希望。祇願死者的丈夫密司脫哈定。能够信伊是自然而死的。不發生什麼疑團。那麼。他的錯誤既然不致發覺。那殺人的處分。自然也可以倖免了。

密昔司哈定死後。密司脫哈定會重新將萊諾耳醫士請過一次。萊諾耳聞得密昔司哈定的兇信。不無有些震驚。但他心中是否懷疑許福德。一時却無從知道。因他到了

哈定家裏除了悼惜以外，並沒有別的代表。許福德得了這個消息，捏了一把冷汗，竊喜第一重難關已過。接着又聽得密昔司哈定已收殮安葬，他就越發覺得放心。以爲那危險的時期已完全過去。他的錯誤更沒有發覺的機會。誰知隔了三四天後，那密司脫哈定忽而差人來請他。

哈定和他的妻子年紀都很大了。他們並沒有兒女。祇有兩個黑種僕人。做他們的陪伴。哈定很富有。因此據一般人想。他既沒有嗣息。死後的遺產。有幾個慈善機關一定可以分潤。但許福德是私家醫士。這裏面當然沒分。故而他得了哈定的召請。一時竟想不出有什麼用意。等他進了那廣漠的大屋。和老哈定見面以後。才不禁暗暗驚駭。因爲哈定對於他妻子的死。已發生了疑惑。特地請許福德去商量。他說道：「許福德醫士。我知道我妻子的病很重。伊的年齡也很大了。但我覺得伊臨死的一天。伊的精神似正逐漸的回復。絕沒有劇變的徵象。因伊每逢病勢轉變。預先總有一種朕兆。我已見慣。這一次伊突然暴變。

實在是出我意外的。」說時。他的眼眶中包滿了淚珠。顯得他不勝悲痛。接着又道：「當我妻死時。我因着悲傷過甚。不暇深思。但事後追想。不能不引起我的疑問。我意也許萊諾耳醫士開錯了藥方罷。」許福德聽了這話。暗暗透了一口氣。驚魂略定。自慶哈定沒有疑他。反錯疑了萊諾耳。他答道：「你的意思也許對的。但我却還不敢深信。因爲萊諾耳醫士是素來謹慎的。那天他所擬的藥方。我也贊同。後來我和尊夫人談了幾句。等到看護回來。我才辭出。」密司脫哈定答道：「許福德醫士。你是一個有名譽和經驗的醫士。我一向聞名的。這一次我對於你原很滿意。並沒有責備你的意思。」許福德道：「先生。這也足見你的好意。」哈定道：「但據我想來。也許另有應當受責備的人。這一著我還不能自決。因此很覺猶豫難堪。」許福德道：「大凡我們因著所愛的人。一旦分離。憂傷過度。往往會發生幻想。以爲致死之由。或者有什麼錯誤。這也是一種普遍的的心理。哈定連連點頭道：「是啊。我的意

思被你猜着了。我現在正處於這種地位。」許福德急道。

「那麼。我們不應當自尋煩惱。你還是自己解譬些罷。」

哈定執拗的脾氣。越老越見厲害。搖頭答道。「你的話固

然不錯。我也自知我不無偏執一見。因我有一種壞脾氣。

凡我腦室中發生了什麼疑團。若沒有確切的證據。無論

怎樣譬解。終不能使我安心。許福德醫士。我今天所以請

你來。祇爲着一件絕簡單的事。要和你商量。我想向官中

請求一種准許狀。以便發掘我妻子的屍體。請專家檢驗

一下。你可贊成麼。」許福德一聽。又吃了一驚。這件事他當

然不贊成的。可是他的年齡和閱歷都教訓他。對於這個

問句。決不可有反對的表示。但他嘴裏雖然贊成哈定的

計畫。心中却暗忖哈定的計劃。如果實施。他的錯誤。勢必

不免發覺。那時他的名譽和未來的命運。也必要完全毀

壞。他又思那密昔司哈定本是個多病老婦。即使沒有他

的錯誤。伊的生命。去死也已不遠。不料偏有這個古怪執

拗的老人。憑空懷疑。生出這一個枝節。因念他爲自救計。

祇有設法把哈定除去的一法。他心中一壁這樣蓄意。一

壁仍贊成老人的意旨道。「很好。你當然有權請求。你應

得寫一封正式的請求信。這信你今夜就可動筆。明天早

晨。我再來和你斟酌一下。然後郵寄。但在這個當兒。我們

姑暫守祕密。你可不反對麼。」哈定起初本不以爲然。後

來經許福德竭力堅持。哈定才依了他的說話。許福德遂

託故辭出。出時他外表上雖不露聲色。腦室中却已充滿

了謀殺意念。

許福德醫士是一個精於科學的人。他要殺人。自然也知

道應用科學的方法。以便簡捷而準確。不致留什麼破綻。

他思在一般尋常醫士。若要謀害人的性命。不消說要借

重毒藥。他却不肯落這窠臼。定意利用他的手槍。他也知

道兇案的破獲。往往靠着兇器做引線。故而他對於處置

兇器的方法。也早有成竹。他知道老哈定的屋子很大。但

住在裏面的人不多。左右雖有鄰居。但因屋子的廣大。隔

離既遠。輕易也不會動人家的注意。老哈定每天早晨。終

在樓下的憩坐室中接見來客。室中有一張書桌。書桌座位的背後有一個古式的壁爐。無論天氣怎樣溫暖。壁爐中常留着微火。許福德因忖道。那老人這樣怕冷。簡直像蛇蠍般的一個冷血動物。那憩坐室有幾扇法國式的長窗。窗外便是陽臺。那屋子本在轉嘴角上。故而從陽臺下去。過了草地。靠近那木籬的一角。有一個公用郵筒。許福德對於這個郵筒非常注意。因為和他計劃有一部分關係。他又知哈定的那個黑種老僕。也像哈定一般聽覺不靈。這一着也是有意注意的。於是他閉着眼睛。懸想憩坐室的狀況。他知道窗的對向有室門可通。又料密司脫哈定必靠他的書桌坐着。他背後一壁爐和他椅子的距離。約摸五六尺光景。他對面的壁上。却是一排書架。許福德逐步的推敲籌慮。以備他的行兇計劃可以處處周密。不致於遺漏什麼罅隙。末後他又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他若希望萬全。第一着必須在他走進哈定的憩坐室以前。先把哈定的僕人們遣開。

許福德籌劃既妥。又尋出了一隻硬紙的小匣。預備安藏手槍的用。他常聽得兇案的發覺與否。全在乎兇器的埋藏。是否安全。所以他對於手槍的處置。不能不特別注意。他把那匣子割開的一端。預備從那裏放槍進去。另外又用蘇線將匣子縛住。祇留着割開的一端。以便將槍放進去後。再打最後的結。他試驗了幾次。覺得非常便利。無論在倉卒的當兒。祇須將槍一塞進去。便可把匣子縛好。毫不費力。接着他又將那手槍取出。握在手中。把食指按在機上。作扳機發槍的試驗。最後。他用一塊白巾把槍包好。放在右手的衣裳袋裏。另外還有幾種必需的動作。他一試練純熟。直到深夜。方才滿意就睡。次朝起來。他先在那隻藏手槍的硬紙匣上。寫了一個地址道。「火奴魯魯。包文義路。一八七九號。惠廉姆收。」那地址果是真的。但惠廉姆的姓氏却是他假造出來的。他把那手槍塞在匣中。秤了一秤。知道了一定的重量。便將應需的郵票黏在匣上。到了九點半鐘。他就坐了他的汽

車向密司脫哈定家裏進行。將近哈定的屋子。他把汽車開得慢些。駛過了門前。到得轉嘴角上。忽重新折還過來。開到那屋子的左近。靜悄悄停着。一回兒。他見有一個人進哈定家去。於是他就將汽車公然開到門前。他知這時候哈定既有別客。他進去時勢必須等待一回。方能進見。那就有機可乘。他下得汽車。一直上前掣鈴。那時他的手槍用手巾裹着。就在他右邊袋裏。那隻硬紙小匣。却在手提的藥囊裏面。少停。那老僕出來開門。便對許福德說。密司脫哈定恰巧有客。請他在音樂室中少待。許福德一口答應道。「很好。少停你也不必出來領我了。我等那客人去後。自己會敲門進去的。」那老僕鞠了一個躬。便向後面退去。許福德坐着等待。忽覺得他的神經有些戰慄。不事。因思他這時的地位非常吃緊。不能不力自鎮定。他因立起來緩緩踱着。又竭力調舒他的呼吸。使他的精神振作。他聽得那談話聲音。從憩坐室中透出。起先聲音很低。接着忽彼此提高起來。分明那古怪的老哈定。又在那裏

發脾氣了。不一回。那客人辭出。哈定仍坐在室中。並不送來客出來。哈定似起初沒有聽得許福德進去。直到許福德攜了皮包。一直走到憩坐室門口。門本開着。哈定回頭瞧見。才招呼道。「許福德醫士。早安。」說時。仍坐着不起。又道。歉道。「對不起。我的腿實在不便起立。」許福德急道。「你儘坐着。不必客氣。」他且說且關上了門。順手將他的皮包放在一隻椅上。走到書桌旁邊。問道。「怎麼樣。你的信寫好了沒有。」哈定便從衣袋中摸出一封信來。答道。「寫好了。在這裏。」許福德見了。微微笑了一笑。同時他伸手進他右邊的衣袋。悄悄摸出一塊手巾。手巾中就裹着那支手槍。他要減低發槍的聲音。準備把槍口抵住在哈定的頭上。因此他踏前一步。把槍抵在老人腦後。扳動槍機。

許福德的舉動非常純熟而敏捷。轉瞬之間。便已了事。他先把手槍放在書桌邊上。然後伸手去取哈定手中的一封信。那時哈定的頭已倒落在書桌上。面殷紅的血漬。濺

滿了書桌面上的吸墨水紙。許福德取得那封信時。信上也已染了許多血液。他爲鄭重起見。將信拆開。念了一遍。才把那信丟在背後的爐中。他一壁瞧那信着火焚化。一壁取起手槍手巾。用巾抹乾淨。指上的血污一剎那間。那信已變成灰燼。他更打開他的皮包。取出那隻硬紙小匣。他先用手巾將槍上的指印抹去。隨即把槍塞在匣內。蓋封打結。他在室中靜聽了一下。又走到長窗口探頭瞭望。覺得左右沒人。因便躡着足尖。走下陽台。經過草地。到了那木籬的角上。便舉起那隻紙匣。放在郵筒的頂上。以便郵差收去。接着。他重新回到室中。取了皮包。從門裏出來。走進廣廳。他的舉動本經過充分試練的。故而從他走進廳坐室去。直到完事出來。先後不過兩三分鐘。這時他將皮包放在地上。奔到屋子後面。高聲叫喚那黑種老僕。他的作僞的工夫。也很純熟。故而仍鎮靜不亂。接着。他又打電話到警察署裏去。等到偵探長潘亞爾帶了一個助手到哈定家裏來時。許福德仍在屋中等候。他因向偵探長

報告道。「當我來時。密司脫哈定剛接見一客。我在客廳那邊的音樂室裏等待。一回兒。我聽得那客人從前門出去。却沒有瞧見他是誰。我正要敲門進去。忽覺得裏面有談話聲音。似乎還有什麼人在室中和客人接談。疑遲間又聽得一種聲音。彷彿有一本書落在地上。接着却又靜寂無聲。少停。我以爲我所聽得的談話聲音。也許出於我的幻覺。其實並沒有人。因便上前叩門。敲了兩下。沒有答應。但我知密司脫哈定是重聽的。還不覺有異。等到推門進去。見他埋頭在書桌上。走近一瞧。方知已死。我見了那顯明的傷處。知已不及救治。就招呼了僕人。打電話報告你們了。」潘亞爾聽了這個故事。連連點頭。他的眼光却不住的在屍室中溜來溜去。室門外面那同來的一個助手守着。似專等待偵探長的命令。潘亞爾並不注意他。却向許福德醫士說道。「我想此刻你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少停我再和你談罷。」原來許福德的聲譽。潘亞爾素來知道的。並且也很尊重他。許福德答道。「我很喜歡

這個老人。這件事已引起我的注意。你如果不討厭。你願意在這裏瞧瞧你怎樣偵查。」潘亞爾不便拒絕。但點了點頭。他又道。「偵查的第一步。必須借重我的攝影器。」

說着他從袋中取出一隻照相機來。裝好了架子。便從各方面攝取屍體的景象。許福德在旁邊瞧了一回。似乎守不住靜默。他問道。「你想誰會忍心殺死這老人呢。」潘亞爾默然不答。許福德繼續道。「他委實是一個可愛的老人。我料那行兇的人決不會從那門裏出進的。否則我一定可以瞧見。那人多半是從這長窗裏出進的。」於是他走到窗口。探頭向外面瞧瞧。忽見一個穿藍灰色制服的郵差。正站在轉角上的郵筒前。收取郵件。許福德一見。心頭彷彿放下了一塊重石。默計祇須那郵差一去。他的殺人的要證。也就跟着消滅了。當他瞧時。別的人都沒有注意他。潘亞爾正忙着拍照。和測量地位的距離。又在日記冊上記錄。那助手仍站在室外。大門外有一個警察。盡力驅散閒觀的人。因為這時候有幾個報館訪員。和鄰

居人家的僕役。都要進來窺探。警士却阻止不許。許福德眼見潘亞爾祇在室中忙着動作。却絕口沒有表示。又見那個助手也一樣靜寂無聲。不無有些納悶。因他雖知兇證既去。尋常人又不會明白他行兇的旨趣。他的地位原很穩固。但他的心中總覺得耐不住靜默。於是他也跟着潘亞爾的視線。在室中瞧來瞧去。忽見書桌的邊上。有一個顯明的指印。他怔了一怔。暗忖他素知指印是發覺罪案的重要線索。為慎防起見。對於這一着本很注意。但百忙中偶不經意。竟不知不覺在桌邊上留下了一個印子。這不是很危險麼。一轉念間。他又自己慰藉。因思若使潘亞爾問起這個指印。他儘可說上一天夜裏。他到這裏來過。這指印就在那時留下的。那時偵探長潘亞爾忽閒開問道。「你在發見以後。可曾觸摸過這個屍體麼。」許福德答道。「沒有。我祇走到書桌近旁。一望便知已死。更沒有觸摸的必要。」

潘亞爾把照相架移到門口。預備攝取那書桌的全景。因

請許福德走過一旁。不要遮住鏡頭的光線。許福德就走過幾步。靠在書架邊上。目光炯炯。凝注在那指印上面。那書桌雖然是紅木的。但他覺得那指印的顏色也顯着殷紅。他記得當他從哈定手裏取過那封信時。他的手指也滿染血液。他曾把手槍手巾放在書桌邊上。後來重新將手巾取起的時候。他的手指便無心在桌邊上留下了一個印子。這一個回想。竟使他不寒而慄。因思這指印如果發覺。儘可以將他送往縲首台去。豈非危險已極。尋思間忽聽得照相機撥動的聲響。許福德突的一怔。他急忙瞥解道。「唉。我這幾天有些神經病。」但他腦室中已十二分驚亂。耳鼓中彷彿有大聲問道。「怎麼樣辦呢。怎麼樣辦呢。」照他的意思。很想放步過去。用手在桌邊上一抹。把那可怕的指印抹去。但他到底不敢動手。他又想那偵探們也許還沒瞧見這個指印。或是那指印模糊不清。不能够辨證。如果這樣。他假使冒昧動手。那正是自招自供了。因這一念。他的神志似乎清醒了些。他見那偵探長祇

注意在攝影上面。他的助手也依舊站在門口。還有那個警士。已把閒人們趕到外面。故而絕對沒有人疑他。他正不必自露破綻。他站在書架旁邊。向那指印瞧去。已非常模糊。若不是預先瞧見。這時已瞧不清楚。但若再走近一步。那指印又清楚可觀。忽而他心生一計。覺得還有方法可以解決他的難題。於是他暗眼喜笑。自以爲那計策定可奏效。他見潘亞爾又將那照相架移動。似乎要攝取書桌的近旁。許福德摸出一支紙烟。燒着呼了幾口。一眼不霎的瞧着潘亞爾。他開口說道。「你可要我助你一下麼。」潘亞爾果然把一個硬片夾請他拿着。許福德接在左手。少停忽面發一個嚏聲。便無意似的將紙烟取下。放在書桌邊上。以便伸手到袋裏去摸取手巾。他放紙烟的時候。雖瞧不清楚。但他度量得很準。確知那紙烟恰正放在指印上面。他心中正自得意。忽見那門外的助手。眼光正向他注着。他因竭力自制。不使那個人疑他。潘亞爾還忙着佈置鏡架。許福德取了鏡片夾站在旁邊。裝做已忘了他

的紙烟的樣子。他的眼角却明明瞧見那紙烟頭上。有一縷縷的烟霧上昇。再等一回。紙烟燒過一些。燒到了桌邊。那指印便可以模糊消滅。他正偷眼瞧着那紙烟的燃燒。逐漸進行。忽聽得的搭一響。潘亞爾的照片已經攝好。於是他收攏了鏡架。又將許福德手裏的鏡片夾接過。回到後面的一張桌上。用筆在照片後面記識。這時另有一個從總署裏派來的偵探。走進屍室中來。和潘亞爾招呼。許福德暗自計量。至多再等三分鐘工夫。那紙烟頭上的火。便可燒到指印上面。那時紅木着熱。勢必要起泡發焦。指印自然也消滅了。許福德隨即走到那兩個偵探面前。又很高興的問道。「可還有什麼事須我的助你麼。我打算回去了。」潘亞爾很客氣的答道。「你可把你方才告訴我的說話。再和這一位密司脫羅塞而說一遍。你怎樣發見這屍體的。」許福德就依言複述他的故事。說時比前更形容逼真。越發覺得動聽。那總署偵探低垂着眼光。聽他陳說。有時偶然發一兩句問句。許福德又暗自好笑。默

思他的虛偽的故事。竟能把這兩位大偵探瞞住。也可見偵探先生們的本領。像這輩沒腦子的人。要和那有機智的罪犯們角敵。真是難乎其難了。當許福德和羅塞而交談的當兒。他的眼睛瞧見縷縷的烟霧。仍不絕上升。那紙烟越燒越短。再過一些。指印便可消滅。那時他犯罪的證據既絲毫無存。自然再沒有被人發覺的恐怖。他既覺轉瞬之間便可成功。便回過頭來。斂神一意的答復羅塞而。在這當兒。那立在門口的助手偵探。忽而離了他的所在。跨進門來。直到那屍體旁邊站住。他俯首向桌邊上的紙烟瞧瞧。隨即伸着兩指。將烟尾取起。又仔細在桌邊上察視。許福德正背向着他。沒有瞧見。那助手取了紙烟。緩緩走到許福德背後。在他的手肘上拍了一拍。許福德急忙旋轉身來。那助手說道。「先生。這是你的紙烟。再隔半分鐘。那桌邊要燒壞了。」許福德一聽這話。他的身體禁不住震了一震。他雖還勉強支持。但心中已起了無量的恐怖。他向那助手瞧瞧。覺得他的眼睛雖然呆木不靈。但那

含一種嚴厲的神氣。潘亞爾忽把長窗推開了一扇。似借此放進些新鮮空氣。許福德從窗外望見前門外面。他的汽車正停着等他回去。那助手又向許福德道：「我已坐在桌邊上仔細瞧過。你還沒有把那桌子燒壞呢。」唉。這一句話。明明已窺破了許福德的狡計了。許福德再不能自持。舉起一手。把那笨拙的助手打開。直向着長窗奔去。可是他的脚步雖是迅捷。究竟比不上那些曾經操練過的偵探。不多幾步。已被他們捉住。

少停。潘亞爾向那助手究問發覺的情由。助手作簡語道：「我起先祇靜悄悄觀察他。後來我對他的說話。却完全是出於我的臆料。」潘亞爾稱贊他道：「沃百林。這一料竟被你料中。你真不錯。」沃百林又道：「雖然我的臆料。也不是憑空無據的。我起初見他有一種慌亂不定的樣

子。又見他不時關心那隻書桌。接着他又將那支紙烟放在他所注目的桌邊。却久久不取。好似已經忘懷。但我瞧他的模樣。不像是粗心人。對於這種巨價的書桌。決不會隨便聽他燒壞。後來我把那紙烟取起。仔細在桌邊上瞧了一瞧。才明白他的用意。」潘亞爾答道：「你不是說桌邊上的那個指印麼。但那指印實在不是他的。今天早晨那女僕用油抹拭書桌的時候。無心留在上面的。」沃百林點頭道：「不錯。但許福德却沒有知道。剛才他自己說。他以為那指印是他的血手留下的。絕不知却是一個油印。」羅塞而也說道：「這件事了結得這樣迅速。正是出我意外的。」沃百林應道：「是啊。但聰明的人。往往會做出最愚拙的事來。我見得多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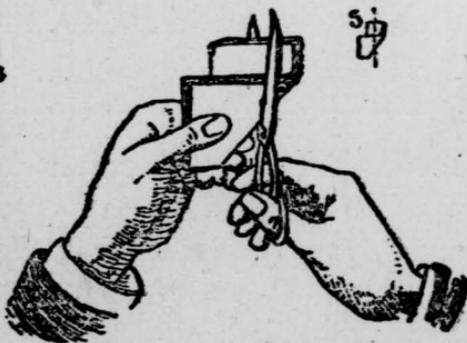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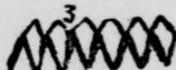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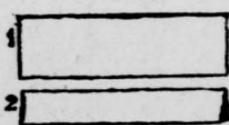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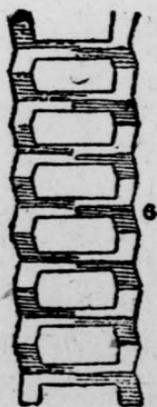
家庭 紙梯 遊戲 五



預備：色紙或白紙，剪刀。

演法：以紙一張，摺疊後依法剪一下，即能成一紙梯。摺法如圖二，先對摺；再如圖三，摺成風琴狀；再如圖四，斜摺；然後如第五圖所示剪下，即成第六圖之紙梯。

注意：梯級之多寡，視摺疊之頁數多寡而定。積成長條，可作室中彩紙裝飾品。



破術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介夫一日謂余（著書者自稱）曰。吾人在魔王麾下。任事絕難。凡宜休息之期。彼乃無予假之日。必覓事使其人勞碌。終其身始已。吾曾於夏間。思少休暇。然技癢。恆欲覓事而爲。安得曰。吾近亦覺罷。尉提亞有言。當使靈魂遊散於廣漠之鄉。方始稱快。吾曰。汝尙未登峯造極。何爲自罷其筋力。坐待衰朽。然吾亦欲入山。逃此溽暑。與此碌碌無暇之工人少避。冀不用害人之心。亦以自懺其罪。安得曰。善。卽以書問車務處取章程。考其車轍所及。何者爲清涼之境。然遲至一星期。始決至克老納。遂以六句鐘行。至克老納。居倭的切克逆旅。地居森林之中。見女學堂中教習。及學生無數。如有所待。吾二

人至時。中有一人。平日長設騙局。以詐取人財。見余二人。則趨而承迎。其人卽肆主也。吾二人與之寒暄後。卽引入別室。肆主曰。吾至欲面二君。須知吾日趨入窮鄉矣。兩星期前得一書。爲探北冰洋之海軍少將擺雷。一爲茅雷包路公爵。此二聞人。欲在吾肆避暑。至於秋初。二君當知。吾爲小肆。居然得聞人惠顧。則不能不以廣告。鳴諸社會。乃羣雌糜沸。爭欲面此偉人。諸女中有四女教習。更有四十人。爲高等女校之畢業生。其中尙有名媛數人。與報館中女主筆。吾曰。貿易之盛如此。滋可慶也。胡尙有憂。肆主曰。昨日此二名人且至。吾往迎其人。果有二人下車。視之弗類。自恨目力之劣。擺雷者。比

雷也。在阿司比爾汽水肆中薄記之人。其一亦名茅苟雷司包羅。則雜貨肆中司賬者。吾怒而卻之。不令居此肆。二人怏怏而去。夫以二偉人不至。吾將何以處此歡迎之人。則謬言此二巨公。且晚可至。然諸女知吾行詐。則必一閃而行。則吾肆之聲望墮矣。安得曰。此何足憂。吾力足以助汝。肆主曰。君二人能僞作二人之狀態。以愚此汶汶者否。安得曰。吾二人口才力量。咸能及此。公爵及少將。固有盛名。汝可資以爲用。然不若吾二人之長隨爾後。足以助汝所爲。（意言肆主能以二人欺諸女子已亦能以力制服肆主也）肆主不審言中之意。至再伸謝。則力挽吾二人之臂。告諸女子曰。吾爲二人介紹見公爵及少將。於是吾二人卽至櫃上賬籍中簽名。吾二人既盥嗽少食。遂至廊廡之下。然已預列二榻。吾二人歸。衆女皆環坐。中有一女問余曰。少將至北極。何所聞見。乞以見示。吾思與安得初未預襲。孰爲少將。孰爲公爵者。卽曰。彼問冷極。不能不逃而出。（此意蓋謂冰洋冷也。則作少將。語姻緣冷也。則爲公爵。新興一

女離婚也。作騎牆語使聽者迷離。）安得已大醉。卽曰。吾此次幸至貴國。聞有大法典。及輕汽球。想於女子之身。初無損害。（醉語也）下次再至北極時。卽聚變得比阿忒諸集環擁吾身。亦不能生其煖氣。女教習曰。請少將將已見之冰洋景物。爲我輩言之。安得曰。去年之春。吾以舟趣白浪因夏爾炮臺。近法倫表中八十七度處。四句鐘中。見威司命司得之廟。飢疲已極。夜中逆旅皆閉門。吾在冰塊上進麪包七磅。船上工頭夜起。碎月分牌之紙七片。欲令風雨表中時候。與月分牌合其時日。已而三白熊。同至吾之宿處。女教習曰。後此如何。安得大笑曰。此時幸公爵夫人。推吾而醒。乃趣向牆隅大笑。（一片妄言。故以敗肆主之詐術。）此女子索然。相顧而駭。明日均束裝行。肆主大怒。屏不與吾二人語。知吾二人。故以醉語。覆敗其詐術也。已而肆主。聞吾二人挾多貨而來。始稍稍與吾言笑。已而吾二人。與肆主作業子戲。得一千二百元。安得大悅。與余夏盡同歸。

#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大而無傷嫩



美製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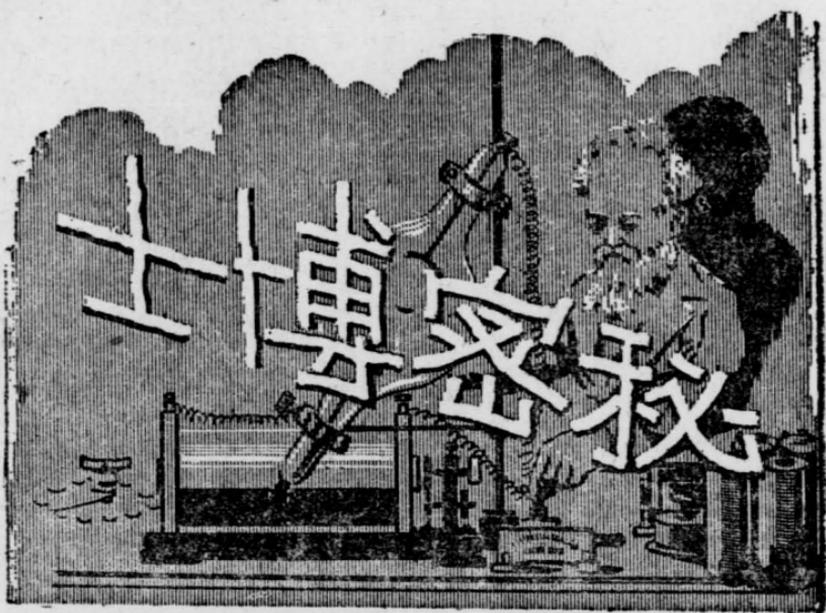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料加重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翻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 第七篇 生命的秘密

哈博士很得意的道。陸君。今天我有一樁新鮮頑意兒給你瞧。這頑意兒可算是人生最大的發明了。陸開聽了。高聲問道。博士。這話當真麼。當真有這等事麼。哈博士不回答他。接着又道。原來我已發明了生命了。陸開很狐疑的問道。發明了生命麼。哈博士道。是的。「發明了生命。」這句話的意思。不很明瞭。還是說做。「發明了生命。」來得確切些。原來我已發明了生命的秘密。因而便發明了把生命送入無生氣器官中去的方法。陸開道。這樣說來。你是已發現了「自生論」了。哈博士道。對呀。我想你既曉得「自生論」這個名詞。自然便曉得當初巴司脫氏曾竭力研究「自生論。」因而便發明了酵母和熱水

瓶的真理。但對於傳送生命問題。却未得成功。如今我已成功了。陸開道。當真有這等事麼。哈博士道。自然當真是有的。待我從頭講給你聽。我先講最下等組織的生命。當中雖有一個細胞的動物。和一個細胞的植物的分別。實在却並無甚麼異點。直到今日。科學家當不能顯明的分別出來。那個應喚做動物。那個應喚做植物。不過他們的生命最初發生的所在。自然是在我們這地球上。後來從那最下等的組織中。分裂成二派。一派進化爲植物。那一派進化爲動物。從這一點上。我便得到三個問題。第一。我必須解剖細胞體。等已明白了他的化學上的要素。我必能製造無生氣的細胞體了。第二。我必須明白把組成生命必需的刺戟性和收縮力的本能。怎樣輸送到這無生氣的細胞體上去。陸開聽到這裏。忍不住的高聲問道。你說甚麼。難道所謂生命。祇有細胞的刺戟性。和細胞的收縮力不成。哈博士道。自然。當初司潘叟氏對於生命問題。曾做出一篇很長的釋義。你在各種字典中。可以翻尋着。

實在生命的基礎。不過是細胞的刺戟性。和他們的收縮力罷了。這個自然。因爲生長的原故。細胞自須飲食。就是吸收種種滋養品。而使之同化。每一個細胞長大了。就得分裂爲二。或是分裂成好幾個細胞。因爲這一層。所以便有動物和植物的分別。再有那各不同的種類了。陸開道。再有那第三個問題呢。哈博士道。這第三個問題。便是細胞有了生命之後。再怎樣使他們長出複雜的肉體和器官。換句話說。便是怎樣使他們從下等組織的生命中。進化到較高等的組織中。陸開道。這一層。你已成功了嗎。哈博士道。是的。我足足研究了好幾年。現在纔得成功。我研究時。並不是依着次序。逐一的研究。却是把這三個問題。同時的研究起來。說也希奇。這第三個問題。最是複雜繁難。我却首先研究明白。明白之後。和我當初的預料。剛正相反。覺得把動物的本質。拿來工作。比較拿植物的。要容易得多。植物的汁液。原不及動物的血液那麼複雜。可是植物中細胞體的四周。都圍繞着木質細胞。我工作

時。很是困難。我在未能製造細胞體。或是使這細胞體得到生命之前。首先我能把一個單細胞體。很快的使他長出肉膜和各器官。並能隨我的意思。使他長成鱗介類。和他種動物。無論動物或植物。流動（如植物的汁液的流動。或動物血液的流動）。固然是生命的基礎。可是在利用這流動之前。必須把糖質輸送到當中去。纔能濟事。如今我也不必細說我研究經過的情形。說起來。話正長着。諒你決沒有那忍耐心。聽我講完。總之。我研究的結果。已能用化學的方法。使一個細胞體有了接受生命的本能。換句話說。便是怎樣把生命輸送到一個無生氣的細胞體上去的問題。已經研究明白了。陸開道。祇是你怎能得到這無生氣的細胞體呢。既然沒有。你又怎能把生命輸送上去呢。哈博士道。這個容易得很。我可以從植物和動物體中。取出那細胞體。用各種方法。使這細胞體的生命停歇。然後我再使他復活。因為我已明白細胞體的刺戟性。和他的收縮力的基礎是甚麼。我自然能夠停歇那細

胞體的生命。再使他復活了。我費去了許多光陰腦力。現在有了這成功。總算值得了。陸君。你可隨我到隔壁那室中去。我可以拿幾種標本給你瞧瞧。

陸開很懇切的問道。博士。這裏當真有活動的標本麼。哈博士笑道。自然當真。你可從這顯微鏡中望過去。包管便能瞧見我工作的成績了。陸開當即從這顯微鏡中望了一會。再很失望似的。掉頭朝着哈博士道。博士。這便是你工作的成績嗎。怎麼除掉些小蟲。像是廚房裏水槽中生產的小蟲而外。並沒有甚麼呀。哈博士道。陸君。本來祇有這些小蟲。這小蟲便是我們常見的那種變形蟲。他們的生命。正是我給他們的。你瞧起來。或許不以為奇。我却以為這是絕大的勝利。因為我既能使他們有了生命。我便已獲到製造生命的寶鑰了。陸君。我們倘要解決一樁事情。自然須有忍耐的工夫。自然要經過許多困難的問題。倘能不畏難。不偷安。那事情總有解決的一天。就像我罷。當中經過了好幾次的失敗。我却仍是猛力前進。這纔有今

日的成功。我這總能隨我的意思製成各種式樣的植物和動物。陸開很狐疑的望着他道。博士。你說的話。大概我已明白。但有一層。還不很明白。你用同一的動物的本質。怎麼能夠製成那大不相同的動物。如魚如雞如牛呢。哈博士又笑了一笑道。這個不難。我能製成的。而且和那泥水匠拿一堆磚頭。可以造成煙囪。可以造成房屋。或是宮殿一樣容易。我有一個比喻。譬如一杯牛奶。你喝下去。可以增加你的肉脰。如果小狗喝下去。那便增加他的狗肉。雖同是一杯牛奶。祇是喝的人不同。結果便兩樣。我用同一的動物的本質。能製成各種的動物。理解也和這個一般。而且魚雞和牛。實在並沒有多大的差異。魚的鱗。雞的羽。牛的毛。實在都是一樣的東西。羽和毛不過是變形的鱗罷了。我本能夠使我的人造肉脰。再進步成爲外皮的。那末我要製造鱗羽和皮。自然也毫不爲難啊。至於骨頭。每一根骨頭。都是由那骨膜或外皮造成的。這個你量必曉得。所以外科醫生在折斷病人的骨頭時。都是很注意

的。先把骨膜撥開去。等折斷之後。再把這撥開的骨膜。覆在那斷口處。便可生長新骨頭。根據這一點。我便從動物身上。取下那生活着的骨膜。隨意的造出大小不同。形式各別的骨頭。準備應用。一些也不爲難。陸君。我儘着講述這些生理上理解。你也許不耐煩再聽。你可隨我到養育室中去。那裏有我製造的有生命的標本。你瞧見了。包管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陸開問道。你可是用人工方法。造成了許多樹麼。哈博士笑道。不是。不是你聽錯了。我不是說養樹室。却是說的養育室呀。那裏有一位小姑娘。名叫胡琪。伊在髫齡時代。你會瞧見過的。陸開聽了。高聲道。莫非正是雌牛生下的那個小女孩麼。哈博士道。正是。伊今年已是八歲了。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位小姑娘。陸開道。伊叫做胡琪麼。這到是個很怪異的名字。哈博士道。我因爲伊是一個最可愛的小姑娘。便替伊起了這個名字。我曾搜徧歐美二洲。想替伊尋着最合宜的父母。怎奈直到今日。尚未尋着。哈博士說到這裏。已悄悄的推開他養

育室的門。並招呼陸開朝裏瞧。陸開忙朝室中瞧時。只見

盆開的花是海馬。那最希奇的一盆。祇開了一朵花。花中

胡琪正坐在一張矮椅子上。伊

央的一根細莖。却正是一個很

的身旁。圍繞着許多奇形怪狀

小的活嬰兒。陸開瞧見了這許

活動的玩物。伊的膝上。站着一

多怪物。又是驚奇。又是高興。不

雙小象。大小和小貓一般。伊坐

禁喝起彩來。於是便驚動了胡

椅的旁邊。站着一條三頭龍。伊

琪。伊立刻抬頭瞧看。瞧見哈博

用手在他身上撫摩着。好像是

士正站在門首。便跳起身。一壁

撫摩狗子。伊的左邊肩頭上。站

歡呼。一壁撲入哈博士的懷裏。

着一位女神。再有一個男小孩

早上。愛斯爾和梅錫爾怎樣。接



只見胡琪正坐在一張矮椅子上。伊的身旁。圍繞着許多奇形怪狀活動的玩物。

簡直和那真的一般無二呀。哈博士道。這是甚麼話。他們

本都是真的。他們都是有性命的動物。祇有一點和別的

動物不同。陸開道。請問是那一點呢。哈博士道。他們雖有生命。却沒有靈魂。我能隨着我的意思。製造各種動物的生命。我能把無生氣的礦物。參用炭素。輕氣和養氣。製成有生命的細胞。我再能將這些細胞。製成各種從未見過的動物。要他凶猛就凶猛。要他美麗就美麗。總而言之。我心想怎樣。便能怎樣。但尚有一點。至今尚未能成功。便是製造靈魂。陸開道。你這話我不很懂。是甚麼意

思呢。哈博士道。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動物。既然沒有父母。當然便沒有遺傳上的種種本能。你要曉得一個嬰兒自從出世後。便秉賦着許多本能。這許多本能。都是由他的幾千代前的祖先。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是如他要甚麼時。便放聲大哭。出世之後。自然會得飲乳。這種本能。都是由遺傳上得來的。可是我這愛斯爾和梅錫爾。起初完全不會這些事。我是用人工方法。教給他們從瓶中飲牛奶。他們直到現在。還不會哭。因為我不會教給他們。祇在他們的衣服上。裝上一個小撇鈕。他們要甚麼時。便掀這撇鈕。雖是



伊立刻抬頭瞧。見哈博士正站在門首。便跳起身。撲入哈博士的懷裏。

很平常的事。他們都得慢慢的學會。如今他們會講的話大約祇有十幾句。陸開道。那末他們的心靈方面。自然很不發達了。哈博士道。這也不盡然。他們實在是很好的孩子。陸君。遺傳的本能。力量真是不小。就如一個平常的小孩子。他能在很短的時間中。學會了許多的事。這是由於他的父母。會運用過他們的腦筋。腦力的一部分。便遺傳給他們的兒女了。你如不信。有個明證在此。假定有兩個小孩子。一個是書香人家的後裔。一個是下流人的子孫。雖然把這兩個小孩子。放在同樣的境界中。前一個的進步。必能迅速的超過後一個。其所以然便是遺傳性的優劣了。我用人工造成的動物。既沒有種種遺傳的本能。又沒有種種遺傳上的要求或特點。他們自然便沒有種種的需要。其實很破費我許多工夫。別的不必說。祇說一件事。他們都沒有自衛的本能。不曉得躲避危險。從第七層樓上的窗戶。會得決不遲疑。跨將出去。深淵之中。也會得走上去。所以必須隨時看守着。再慢慢的教給他們。你想

想看。這是多麼艱難了。既然爲此。他們便該沒有遺傳病了。但是當我最初造成他們時。他們都會得生病。動不動就死。却並沒有顯明的原因。我真弄得莫明其妙。後來查驗我工作室中的空氣。纔曉得由於空氣中含有病菌。陸君。不論人類或獸類的身上。都有一種自然的抵抗疾病的抵抗機關。這機關分爲四部。第一部叫做吞食機。專吞食侵入體內的各種病菌。第二部叫做助化機。是幫助吞食機溶解黴菌的纖維質。第三部叫做約束機。是把黴菌約束在一起。而阻止他在體內自由通行。第四部叫做消毒機。是消除由黴菌產生的毒力。這四部分循環作用。真是神妙非常。我製造人工動物時。原想在他們體內。裝上一種抵抗疾病的機關。怎奈這事非常繁難。竟然無從着手。後來我研究了許久。纔得着一個方法。我曉得把炭酸加入血液中也很有撲滅病菌的能力。而且絕不傷害身體的細胞和肉脔。我便造了一個供給炭酸的特別器官。安放在人工動物的心臟旁邊。他們果然便能抵抗病

菌效力比那自然的機關。且更大些。陸開道。竟有這等事麼。祇是他們的眼睛耳朵。你又是怎樣造成的。哈博士道。我替他們造眼睛耳朵。也會經過了一些困難。眼睛耳朵。原不難造。要用人工的方法。使眼睛能夠聽見物形。耳朵能夠聽見聲音。那可就很爲難了。陸開道。是呀。你怎麼製造的呢。哈博士道。我用以製造視覺和聽覺的原料。我把他喚做眼芽和耳芽。這些芽。是從一個胚胎上取下的。這胚胎也是用人工方法。在玻璃瓶中長成的。我等他長了不多幾天。便取下那些芽來。隨即放在人工動物的適當部位上。那些芽漸漸生長。便成爲完美的眼睛和耳朵了。陸開道。博士。你可願意再告訴我。你這新發明有甚麼實用呢。哈博士道。這個可就難說了。無論那一種新發明的事業。在那剛正發明的當兒。都不能料到將來有何實用。就如最初的一個人。他曉得把一塊琥珀磨擦一回。便能粘附着各種細小物件。當時他也不過當做是一個頑要兒。怎能料得今日用處偉大的電力。便是從這一點上。發

明出來的呢。我這人工製造生命的發明。我雖以爲將來定有很大的用處。究竟有甚麼用處。現在却難以預定。據我現在想得到的幾種用處。一是人工製造肉食和菜蔬。造成之後。價格必然大跌。和如今日漸增高。剛正成個反比例。二是用這人工製造的方法。替人家改頭換面。增進他的美麗。再可以換去那已死成有病的器官。此外再有一個特別的用處。前幾天。歐洲有一位皇帝。特地派來一位代表。要我替他製造一隊人工兵。問我需多少時候。要多少錢。我的本領。儘可替他造成很精純的兵。既沒有種種的惡習慣。又能個個服從各項命令。可是我想兵凶戰危。那皇帝託我造兵。必非善意。所以我便拒絕了他了。陸君。我已用人工方法。造成了一個最希奇的動物。是一條七頭龍。是馬戲園主利昂託我製造的。他說他想製造一條龍。能夠吐火噴煙。放在馬戲園中。給大眾賞覽。我便答應了他。一星期前。已經造成。交給了他。但祇是租給他的。以一星期爲限。今天已經期滿。大概要送來還我了。哦。客堂



。士博哈。道聲高。的詫驚很。來進衝直昂利

他剛說到這裏。室門已被推開。利昂直衝進來。很驚訝的。



。心放管儘你。昂利。道說。望一丁望。來表出物中袋衣從。話這了廳士博哈

中的脚步聲。大概便是利昂來了。哈博士的話。果然不錯。

高聲道。哈博士……那條龍……那條七個頭的龍……哈博士道。七頭龍怎樣呢。利昂道。他已逃走了。我想他逃出去之後。不知要鬧出多少禍事來。博士。這便如何是好呢。你可有挽救的方法麼。哈博士聽了這話。仍很安閒的。從衣袋中。掏出表來。望了一望。說道。利昂。你儘管放心。不會有甚麼禍事的。我想那條七頭龍未必會鬧下禍事。縱然鬧下了一兩件。如今必已不能再鬧下去。因為他已死了五分鐘了。利昂道。死嗎。哈博士道。是的。我自從有了上次那電氣自動的婦人一番經驗。凡是危險的物件。我再也不敢讓他久存在世上。因為這一層。那七頭龍我所以不肯賣給你。祇先租給你一個星期。原來我生怕他鬧禍。祇限定他的生命。能活一星期又三小時。過了這時候。自

然便死了。我用甚麼方法。限定他的生命呢。這是很容易的。我把一座小警鐘。放在他的腹內。靠近他的心。到了眼定的時刻。警鐘一鳴。便使得附連着的一粒小藥彈。立時爆裂。打壞了他的心。他自然便死了。可是他的皮骨。却一些不會受傷。你如果更要陳列在馬戲園裏。也未嘗不可。你祇須買一份晚報。使能曉得他已死在甚麼地方了。

著者按。在今日之時代中。若謂科學家不久即可尋獲某種方法。能握隨意給與生命之權。似覺太早。但如本篇所述。則亦為切近事實之論。科學萬能。又安見其無此一日耶。

(第七篇完)

## 世界小話

寒玉

吸鐵石一名磁石。其發電力較天然磁石猶大。為西曆一千八百十九年。即清嘉慶二十四年。瑞典科學家倭斯德所發明。



## 到虞山去

趙吟秋

因為愛人的使命，在歲暮冬殘，野草枯黃的時節，滿載着熱情同希望，遠遠的離開上海，到人地生疏的虞山去。

火車慢慢的開動了！凋零的衰草，杈枒的老樹，破壞的野橋，欹斜的茅亭，同那紅牆的古寺，白揚的荒塚，一幅一幅，電影似的，儘送到我的眼底。我把車窗當作鏡框，直等火車到了南翔，我的眼睛還沒有移動。我平時看見這些景色，心上總是說不出的難受；有時傷心極了，竟會弔下淚來。記得去年的秋天，我因環境的支派，一人孤單單地，離了我親愛的故鄉，長征在滔滔的海浪裏，而到日本去。那時的景色，還沒有這樣的蕭條，還沒有這樣的慘淡。

——沿途碧水青山；但我視線所及，總要回想我心頭的往事：

「滿天的繁星，慈愛的母親，院子裏的花……」  
在無人凭眺的天蓬上，更不知流了多少悲秋之淚！這回我去虞山，眼前所見，更有慘於去國時的景象；但我看了，淡白疎黃，別有瀟疎之致。這種令人真測的心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一輪紅日，從地平線下漸漸地浮了起來，照在曉露未乾的楓葉上，鮮紅欲滴。我不覺隨口吟道：

「須知別有堪憐處，  
不是嬌容是病容。」

在我全部靈魂同自然溶化的時候，偶然吟出這兩句絕詩，車上的乘客，一個個多不期然而然的注意在我的臉上。嘈雜而令人厭倦的人聲，一霎時竟完全清逝了，好像夜色沈靜的時節。我不自覺的笑了一笑。

這樣沈靜了一會，車上的人聲，又像倦鳥歸林時的一樣了。我却依舊看着窗外，幻想我遇了愛人，握手道故時的情景：

「她穿件淡湖色的皮襖，圍條灰白色的絨巾，頰葉似的面龐上，現着兩痕笑窩。我握着她的手兒，輕輕地談着，緩緩地行着。野外田裏的農夫，大家停着工作，不癡不呆的注意我們。」

惱人的氣笛鳴了，我如夢初醒的看去，依舊坐在車裏。

大約車到嘉定了。熙熙的旅客，如同螞蟻似的，紛紛上下。人聲又漸漸地平靜起來，在距離開車還有三分鐘的光景，忽然一個西服少年，挽着一個如花如玉的美人，

氣宇軒昂的跑到車上。在他們兩副帶色的眼鏡裏，更可以看出他們目空一世的神精。我不覺咬牙切齒的恨道：「這也值得希奇麼？我看見的多着哩！明天這個時候，也許我要同你一樣的幸福了。」

我輕輕地說到這裏，又在衣袋裏把一個美麗的信封拿出來，慢慢的閱着信上的簪花小字。我一邊看一邊偷視他們，心裏還彷彿說道：

「愛美的生活我也曾嘗過的啊！」

他們彷彿看見我美麗的信箋了；他們又彷彿猜到我信上所寫的一切了，就目不轉睛的注意在我的手裏。這時我的心上真是說不出的快慰——「原來我不是黃昏時的燕子，找不着靈魂歸宿的人呀！」

「究竟不錯，世間沒有比愛情還切要於人生的東西！是的，沒有愛情的世界，便是沒有光亮的神燈！」

我一人來回的思想着，火車又蠕蠕的開動了。

一座似紫非紫的山峯，直立在我的眼前；山上的一切樹木，都隨風飛舞着，好像在數十里外揚巾歡迎我的樣子。

「這怕就是崑山吧！」

我剛想到這裏，忽聽車上的人們嚷道：

「看呀！前面就是崑山了！」

我知道坐在車上的時間，至多不過幾分鐘了，就悄悄的立了起來，把衣服整理了一回；同時心裏，却不住的跳道：

「不錯，前面正是崑山了！你要從崑山到常熟去

麼？我問你，你可曉得輪船停泊的地方？」

火車停了，我不問東西的隨着他們下了車站。車站外邊，成羣的車夫站着，問旅客的去向。我就問道：

「到輪船碼頭你要幾多錢？」

「先生，你坐我們崑山有一定規矩的。」

聽完車夫的話，也不問三七念一，就坐到車上。可是心裏却不住的悔恨道：

「我怎麼便這樣的大意呢？車價也不同他講過明白。假如他同上海的車夫一樣，竟敲起我的竹槓來，便怎樣辦呢？」

同時我的心裏，又轉一念頭道：

「不，他決不會敲我竹槓的。上海的車夫不誠實，難道崑山的車夫也不誠實麼？並且他只要能按

時趕到碼頭，我就多給他幾個銅子，也情願的。」

聰明的車夫，竟像預知我心事一樣，雙腳不停的在北風裏跑着。他那喘急的熱氣，從嘴裏冒了出來，吹到我的臉上。我心裏一壁歡喜，一壁却又很慚愧，自己罵着自己道：

「你不過有幾個錢呀！難道沒錢的人，就該做你的奴隸？做你的牛馬麼？」

我想到這裏，不覺向車夫說道：

「慢慢的跑吧！只要輪船不錯過就是了。」

車夫回轉頭來，向我笑了一笑，說道：

「先生！你放心，輪船是不會錯過的。」

他斷斷續續的講完了這句，又飛也似的前去了。「不錯，他何嘗要如是，也是受愛人的使命呀！我想他蓬壺壺隔的家裏，一定有愛情濃厚的妻子，許多綿羊似的小孩。不然，他又何必如此的拚命呢？」

車子一連轉了幾灣，過了狹小的街道，到了河流的盡處。他不覺把車子停住，向我說道：

「早哩！輪船還沒有影子。」

許多背包的婦女，同挑擔的農夫，一個個把頭抬着，望着河流遠處理想的煤煙。我下了車，把車錢給了。車夫不覺把我身上注意了一下，說了一聲：「謝謝！」逕自去了。

冽冽的寒風，一陣陣刺上面來，我不覺一連幾噤。同衆人立了好久，纔隱隱聽見幾聲汽笛，悠悠揚揚的從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裏。嬾嬾的煤煙看見了！計算起來，至少我們等了一刻多鐘，纔安穩的坐到船上。

繞過了雉堞圮毀的崑山城，纔出了水淺難行的河流，軋軋的機聲，也比方纔清響了。兩岸蕭蕭的蘆葦裏，走

着幾個赤脚的村童，背着竹絲的筐子，大約是摸魚爲生的。在那遠山的脚下，昂頭看去，白雲似的綿羊，一堆一堆的在山下流動。

隱隱了！約了！遠了！看不見了！這時我們的輪船，大約又載着我，同我的愛人更近了。我因爲渴念愛人的原故，所以對於鄉村的景色，無心流連。竹籬茅舍，一樣也看不出；祇覺得我的身子，搖搖地，飄飄地，在那柔波之上。我冷清清的生着，大約是不耐煩了，把兩隻眼睛注意在手上的表面，看着摧人老去的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外邊已四點鐘了！怎麼虞山還看不見呀？」

我懶懶地立了起來，伸了一個腰，把目光凝視着窗外。無聊極了，就到提包裏拿出一本 *Selected Poems*。趁着蒼茫的暮色，沒精打彩的閱着。可是澎湃的熱情，同希望，潛伏在我的心裏，我無論如何，總不能平心靜氣讀我那心愛的詩集。

暮鴉歸林了！灰色的天幕籠罩着。這時我所渴望的，虞山，纔隱隱的可以看見。時四野靜寂，除却軋軋的輪聲，同從遠村上送來一聲兩聲的犬吠，別無什麼。勞頓的旅客，在船上打盹，僅有我一人癡癡呆呆的望着暮色。

前面大約常熟了！疎疎的街燈，放出淡紅的光線。沿

岸的小樹，在狂風裏把頭顛着，好像在那裏招我。

天上的星兒微笑着，彷彿說道：

「癡人兒！野草枯黃了！還勞勞的奔向愛人的懷裏？」

(完)

## 剪髮

雲根

小孩子跟着他的父親從工廠裏出來以後，忽然對他的父親說道：「我一定知道外國人首先是禿子的原故。」父親問道：「那是什麼原故呢？」小孩子毫不猶豫的說道：「必然是因為用機器得多，恐怕被捲到裏邊去。」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為 世 界 上 最 銳 利 之 剃 刀  
最 安 全

惟 用 真 正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然 後 有 十 分 安 全 之 修 繕

惟 用 真 正 吉 利 保 安 刀 片  
乃 能 得 確 實 舒 適 之 修 繕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片 在 美 國 製 造 每 片 均 用 臘 紙  
固 封 久 藏 不 銹 真 正 之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及 刀 片  
其 上 均 有 菱 形 鑽 形 為 記 欲 辨 真 偽 只 須 認 此

各 處 大 百 貨 店 均 有 出 售

上 海 廣 東 路 二 號 同 益 洋 行 經 理  
香 港 雪 廠 街 五 號 同 益 洋 行 經 理



# 四集 野人記 (六續)

##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 第八回 困牢愁梅玲懷樂土 受排斥穀瀨踢猿王

自梅爾屏單受着會長的恫喝，離了村落，光陰迅速，已是一年。小梅玲對於他的傀儡琪鈞，還是以前那樣愛他，還是以前那樣同他一起玩。那個傀儡，上文講過，新的時候已經非常難看，給梅玲玩了三四年，更是不堪寓目。從梅玲看來，却是個並世無雙的至寶。常常佈着傀儡的象牙鑿成的雙耳，訴說自己的苦楚，訴說自己的希望同野心。梅玲雖是日坐愁城，明明知道想拔出這個火坑，很是不易。却一般也抱着希望同他的野心。他的野心，非常簡單。只希望帶着琪鈞，上一個沒有會長，沒有梅苦南，獅子進不來的幽僻去處，可以整天同琪鈞玩耍，不致受人打罵。那個去處，希望要有奇花異鳥，圍繞左右。好讓他同琪鈞領略花香鳥語。最好樹上再點綴幾只很淘氣的獼猴。這就是他的野心。他住的村中，靠柵生着一株枝葉扶疏的大樹。那天他正在樹下玩耍，替琪鈞用樹葉編成一個帳幕。幕前放着幾塊木頭，幾張小葉，幾塊石頭，作為幕中人用的傢具。作為琪鈞在那裏預備午餐。用兩根樹枝，把琪鈞支起，坐在小幕前。自己絮絮叨叨，同琪鈞談話。全神貫注在琪鈞身上，竟沒有留心柵外有個人縱上樹來，伏在樹頂，向下偷看。他在樹下

玩，樹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會長上北方去，已有幾個月，這一邊是久沒有人走來，這兩個一個在樹下玩，一個在樹上，都不知道

會長剛好回來，在森林中走着，相去

不過一小時的路程呢。按下不表。劇

克自從受了白種人攻擊以後，聽了

亞克德的勸告，不再去找同類，專門

尋訪巨猿嘯聚之所。跟着亞克德向

東走去，走了幾個月，專走森林稠密之所。那時去初到非洲之時，已有一年光景。身子煨煉得比前更形結實。有時

同亞克德打着玩，亞克德還打他不過。亞克德把巨猿博

擊的技能，悉心傳授他。他也肯盡心練習。亞克德的用意，却也非常精密。非洲全境，他的同類，受了天然淘汰，大有



兩用樹根枝把填支起坐在小幕前

漸滅之憂。想找到本族，把劇克擁戴起來，做個無冕之王。知道劇克智力雙絕，若是擁戴了他，準可以昌盛起來。所以不憚跋涉，千山萬水去找那巨猿的遺黎。他們的食品，不是羚羊，就是斑驢。行獵的

方法，不是劇克用標槍去擲擊，就是同亞克德徒手搏取。只用找到他們飲水之所，前去襲取，是萬無一失的。那時，劇克腰間圍的東西，已經換了一條豹皮。他的圍裏豹皮，

並不是表示文明。因爲人類都有一種獸性潛伏着，環境苟都是文明的，就不致發現出來。不幸遭了拂逆，難保不立時流露。劇克的父親是生長猛獸中的，劇克血脈中受了遺傳，獸性比一

一般人尤其強些，自從受同種人槍擊以後，心中抑鬱，頓時發現出來。有一天，他手握利刃，單身殺死一頭巨豹，愛着豹皮華美，又要表示個人的雄

武，把他生剝下來，圍在身上，做個飾品。只可惜他不懂得製皮方法，圍了幾天，一乾之後，堅硬起來，圍着很不方便。非常煩惱。事有湊巧，有一天，撞到一個單身的野蠻武士，腰間圍着一條豹皮，經過合度的收拾。看去又軟又好



到一個單身的野蠻武士中間圍着一條豹皮

看。森林中公例，向來是只講強權的，不論是誰，一到森林之中，都是如此。若是劇克是個弱小之人，在森林中遇到這個武士，這個武士也要殺劇克的。在住居森林中，動物

看去，人同獸類原是一般的。每個動物，只有一條生命，四周環着都是敵人。所以在森林之中，不是被殺，就是殺人。各種動物，大抵都是弱肉強食的，也怪不得劇克。劇克見武士圍的豹皮，生了掠取之心，就靜靜守着等他走來，落下去將武士殺死，剝下豹皮，自己圍上。這是他的戰利品，看着非常得意。得了豹皮之後，仍舊繼續着，同亞克德尋找巨猿。有一天，居然給他們找到了。那巨猿們嘯聚

之所，是在深林中人跡不到地方。他們那天晚上，正在一株巨樹上睡覺，朦朧中來了一陣土鼓之聲，把他們都驚醒了。劇克不懂得是什麼，亞克德咆哮道：「這是巨猿在那裏跳登舞哩。穀瀨我們快去找我們的朋友去。」這穀瀨的名字，是數月以來亞克德替劇克題的。他嫌劇克拗口，不容易叫。所以叫他穀瀨。穀瀨的意義，在猿語中是殺人者。讀者諸君記着，以後我們就依着亞克德叫他穀瀨了。穀瀨聽了，從他睡的枝上站將起來，伸了個懶腰，那時樹葉中漏下月光，照着他褐色肌膚，彷彿披着一件有花紋的緊身。亞克德也從枝上站起。喉中低低起了一種咆哮之聲。穀瀨也和了一聲。兩個一齊跳下地去。從他們睡覺之處，到巨猿們嘯聚之所，中間有一片平原，從林中望去，月光似水，宛若爛銀。並着肩走入平原。一個長毛鬚鬚，一個膚若柔革，煞是好看。穀瀨口中唱着一種從音樂會流傳到學校中去的歌。因為尋找巨猿，已經多時，今天目的將達，那鼓聲響亮之所，就是自己未來的家庭。心中

按不住的快樂。迴想以前的經歷，宛如夢寐。從前一顆心還時時給鄉思縈繞着，還有煩惱之時。現在受環境逼迫，歸期難必，知道想也無益，索性把這條心念死了。一心一意，在森林過度起來。倒也乾淨。所以在這個時候，他簡直同亞克德一樣，變成一種猛獸。那天他快樂已極，伸手把亞克德頭上，重重打了一下。亞克德無故被打，旋過身來，半真半假，伸着毛鬚鬚的長臂來抓穀瀨。這是他們常態，以前已經鬧過一千多次，兩個扭在一起，咆哮哩，打哩，咬哩，別的都是真的。只有咬，不過見意而已。並不真咬。這種搏擊，兩個都很得益。穀瀨用的學校的柔術，亞克德也學到不少。穀瀨從亞克德，也學到他的柔術。他的柔術，是從人猿始祖遺傳下來。人猿始祖練習這種柔術之時，地球上還只有羊齒科植物同鱷魚而已。樹木飛鳥還是沒有呢。話雖這般說。穀瀨有兩手絕着，是亞克德用盡種種方法，避不來的。這兩手絕着，是遇到亞克德衝過去。穀瀨不是在他鼻上一拳，就是照他肋骨上一掌。這樣一來，亞克

德不是倏地站住，就是撲下地去。受着這種打擊，生起氣來，野性大發，很想抓住穀瀨咬他一下。穀瀨却也乖巧，知道給他抓住，必然無幸。總是東躲西閃的躲他。躲雖躲着，遇便還要打亞克德幾下。亞克德不能取勝，只得退下氣，很很的蹲着。不到一小時，又和好了。那天兩個並沒有揮拳，只扭着玩。玩不多時，嗅到虎的氣味，知道有虎來了。丟了手，站起來，縱入樹中。纔上樹去，林中走出一頭巨虎，從他們躲的樹下過去。過去時節，站住了腳，側着耳似有竊聽之意。穀瀨同亞克德咆哮起來，纔將他攆走。他們等巨虎走遠，縱下樹，向鼓聲喧闐處走去。相去愈近，鼓聲愈響。再往前進，隱隱聽見咆哮之聲，鼻管中也嗅到巨猿氣味。穀瀨樂得有些發抖。亞克德也覺得頸子後的毛有些直豎起來。到相距漸近，兩個伏下地爬過去。到對面樹邊，仍行上樹。在樹上又走了一回，纔到地頭。從樹隙裏，向對面空場上望去，看得很清。亞克德是常見的穀瀨却是初見。見了那種荒野景象，神經上很受些刺擊，他見許多巨猿

打着不規則的圓圈，在那裏跳舞。圈中放着一面平面的土鼓，有三個年老的母猿，握着用得很光滑的鼓槌，在那裏打鼓。亞克德深悉他們巨猿們的規矩。在跳舞之時，是不應出去的。一出去必定受他們的呵斥。必需靜靜守着，等鼓聲住後，大衆吃飽之後，方纔可以出去招呼。那時他們一定還要開個談判，纔能正式承認他們兩個，許他們加入。難保那時沒有反對的，如有反對，却可以同他決鬪。自分同穀瀨兩個，還可以應付得來。雖是有了反對的，一時免不了有些累墜。究竟是同類，日子久了，就可以相安。亞克德此時還希望這些巨猿是認識太山的。若是認識太山，穀瀨是太山之子，一定容易受人擁戴。他的希望，只想把穀瀨做個猿王，也不枉同他來此受的許多跋涉。他在那裏沈思，穀瀨却時時想縱下去。虧得亞克德幾次將他拖住。原來巨猿們把登登舞當作一種大典，非本族之猿，不許闖入。闖入是格殺勿論的。所以一切猛獸，遇見巨猿們舉行登登舞之時，都遠遠繞道而行，不敢侵犯。月影

漸漸西沈，鼓聲漸緩，跳舞的步伐，也跟着慢下去。鼓聲一住，巨猿們一齊站住，取過食品狂啖起來。亞克德據所見

所開看去，知道是慶祝新王就任。亞克德講給穀瀨聽，還指着一個身材高大的巨猿，給穀瀨看道：「那一個就是殺了舊王自立為王的。」等他們吃完東西，有許多已經蹣臥樹下睡了。亞克德握着

穀瀨的手臂道：「你慢慢跟我來，一切照我亞克德行事。」說着，走上一株伸出空場的橫枝上去，靜靜的站了一回，喉中發出一種很低的咆哮之聲。聲音剛好出口，二十多



那天兩天並沒揮拳只玩着

頭巨猿，一齊從地下縱身起來，尋找這個聲音是誰發的。新王眼快已經看見他們，也咆哮了一聲，向他們站的地

方走來，頸子後面的毛髮，直豎起來。他的部下在後面緊緊跟着。到了樹下，怕他們縱下去。在適宜之處站住。身子前後亂晃，涎着牙齒，喉中連珠價的發出一種由低而高

的咆哮之聲。亞克德知道他在那裏備戰，自己同穀瀨是來入夥的，並不想火併。所以大聲道：「我是亞克德，這一位是猿王太山之子穀瀨。我也是海島中一家猿王。我們

都是善於行獵戰爭的。特來幫助你們的。一些沒有歹意。請你許我們入夥。」猿王聽了，把身子站住，用血色的眼珠，看着他們。因為纔登王位，怕人爭奪，不敢放他們入夥。

並且見穀瀨是個身上沒有毛的人類，是他生平最恨最怕的一件東西。更不肯允許。咆哮道：「快給我走開！快給我走開！不走，我要殺你們了。」穀瀨站在亞克德背後，見了這些巨猿非常快樂，正想縱下去同他們做朋友，教他們承

認他也是個巨猿。以為亞克德那種講法，必可以得他們歡迎。不料猿王講出這種決絕的話來。聽了非常傷心。迴想從前受了黑人攻擊，去找同類白人。以為總可以得他們歡迎。不料歡迎的話沒有聽見，却聽見了槍聲。巨猿是



那些巨猿作一個半月形圍在後面靜聽

他的最後希望。以為人類不給他的歡迎，到了此地，總可以得到的了。誰知道又受他們的拒絕。這一氣氣得把他舊恨新仇一齊鈎將起來。他見猿王站的地方，正在他的

足底。那些巨猿，作一個半月形，圍在後面靜聽。趁亞克德不提防，縱下樹去，站在那猿王前。大呼道：「我是穀瀨！是個善於廝殺的！想來同你們住在一起做個朋友。你却要將我驅逐開來。很好！你們既是用不着我，我走就是了。不過我

是太山之子。未走之前，要教你知道我同我父親一樣，是你們的主人。我父親是不怕你們王，也不怕你們的。」猿王想不到他有這種舉動，驚得呆了，一時回答不來。亞克德也吃了一驚，怕那些巨猿忠於猿王，一齊上來幫着猿

王動手，攻擊這闖入之人。並且猿王身強力壯，就是無人助力，穀瀨也不是他對手。若是給他抓住，一口咬下去，就是完了。在樹上喊穀瀨回去。穀瀨不睬。知道自己下去，也是個死。只因心愛穀瀨，

也顧不得什麼，一聲咆哮，直縱下去。他到地上，剛好猿王張着巨口，伸着前爪，向穀瀨撲去。預備抓住了咬死他。穀瀨見他撲來，也低着身子，直撲上去。正在身臨切近，照準猿王腹部，用全力一脚踢去。踢個正着。

踢得猿王狂叫一聲，向前一撲。撲下去時候，穀瀨見他來勢兇猛，兩只前爪扎煞着，怕給他抓住，旋身向邊頭一讓，竟給他避過了。那些巨猿，見他們猿王給穀瀨踢倒，都發



穀瀨他在上肩同他輕扎一縱已上頭枝

起怒來。一聲咆哮，圍上來想同穀瀨等廝打。亞克德一看風頭不對，知道寡不敵衆，是一定要失敗的。要叫穀瀨躲避，他一定不肯。同他爭辯，是沒有工夫了。他靈機一動，想

出一個方法，也不說什麼，暫到穀瀨背後，將他攔腰抱住，往肩上一抗。直奔一株低垂場邊的枝上去。那些巨猿，一窩蜂追來。亞克德腕力足力很強。繞是穀瀨在他肩，上同他掙扎，輕輕一縱，已上枝頭。等他們追上樹來，他早已走遠。他們追了一回，見追不上，咆哮了一陣，也就回去檢查他們猿王的傷痕去了。

(待續)

# 徵文揭曉

第九號

斷

雁

第十號

納涼人語

## 發表應徵懸賞小說例言

(一)經過：本社由應徵小說中，先提出一百五十篇，請名人評定五十篇；再由五十篇中評定三十八篇。

(二)應徵資格：

(甲)凡小說世界中發表過三篇以上作品者，取消被選資格。

(乙)凡一切手續，不照本社徵文規則者，不得入選。

(丙)無應徵印花者，無效。

(丁)踰應徵截止期者，落選。

(戊)凡由以上資格落選者，即認為平常投稿。佳者，留用；不合格者，割愛奉璧。

(一)發表文字：選定之三十八篇，暫列號碼，不列名次。從九卷三期起，每期發表二篇；另請小說名家評判名次。

(一)發表名次：三十八篇發表畢，即按各小說名家評定之名次，發表應徵者之姓名，地址，學級或職業；同時發表評判者姓名，或別署。

(一)贈獎：凡屬學界，獎品直接寄至該校，請校長轉交。其他各界，可另開一領獎書，詳述履歷，姓名，別署，地址，並發表號數；由本社直接寄奉。

(一)出單行本：徵定之三十八篇，按名次之前後出單行本。題名「一九二四年小說世界懸賞小說」。



## 雁斷

號九第

萋萋芳草憶王孫，

柳外樓高空斷魂。

杜宇聲聲不忍聞，

欲黃昏，

雨打梨花深閉門。

——李重元——

這是滿城風雨春意闌珊的一個傍晚：我獨坐小窗前，閉着眼睛，把他流離顛躓的身世，和今日在課室中那種淪落的酸語，細味起來，是何等地深刻而愴痛無倫啊！哦！我莫非是夢麼？真的一件事情不是電影般的一閃而沒，只是，那堪在此落紅狼藉細雨黃昏的繁華事散的

暮春之天，獨聽這泣血的杜鵑淒啼，怎不如導火線般燃起我「日暮途窮，人間何世」之感。而縮念這長途萬里的天涯游子的他呢；唉！他淒涼的影事，還深深地刻在我心版上啊。

——這是他今日在課室中悲劇的一幕——

「M！我們倆永別呀！」他緊握着我的手很堅決地用壯悲的語氣說：

那時我正在整我未成的工作，猛烈地聽他蒼涼的聲音，驀覺得皮光起了粟粒，一枝枝神經纖維都在戰慄。不知不覺的張着兩眼，只向他怔怔地出神，眼光到處，恰好和他構成一直線。我見他悲涼的臉上，帶着堅決的樣子，紅紅的眼圈，微微的泛起淚泉之波，一切的疑慮，都萬矢齊集的攢上我的心頭；但是雖覺得有千言萬語似的，只一句也說不出。自然而然的在喧騰囂雜的課室中，低頭沉默，憑神秘的愛之神，引我們倆的真摯的心靈，在喧嘩中密通款曲。唉！哥哥，你也許知我心的。

「H哥哥的主意，究竟是怎樣？我也知你有難言之憫！但你現在將如何呢？」我低聲的問：

「唉！我哥哥的主意，說來話長。你或許知道罷；我現在決意到S地去，或許到西子湖邊，領略她垂楊十里鶯花撩亂的好景；或許到萬山盤鬱的蜀道，消受些巫峽哀猿之聲，冷雨淋鈴之調；總之我厭惡人間，咒咒人間，如能化爲輕煙，飛出地球之外則更妙；不然，只願以流浪了此殘生，唉！你看這惡劣的環境，教我有什麼留戀呢。」他哽咽着用激越的聲調一口氣說：

漫天的黑雲，如濃墨般布滿青碧的天空。從課室的窗外望去，隔江的遠山，如螺黛一樣深碧。高聳着的峯障，陷在輕絮般的白雲堆中，冥冥濛濛的雨，迷離明滅的隱住近山的山容，那較遠的山，由一痕而漸漸的至於不見。雨急了，潮迅般的澎湃，瀉得這一望江山，如晦如沒，猩紅如血的木棉花，給雨點灑得越發鮮豔可愛。樹末的歸鴉，都打着給雨濕透的雙翼，啞啞的苦叫淒啼，那將謝的棉

花，給牠翼兒一擊，就剝啄的落滿一地。啊啊！這是何等美妙的自然的美啊！但在這落紅亂雨中，把臂深譚這飄零之苦意的我們；只覺得悲哀充滿宇宙，悲哀深透人心，悲哀之神無處不到，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藏着悲哀；這美妙的背景，也覺得是一般低能者，弱而無告者的呼聲與猩紅的血淚罷了。接着他說：

「M！我不相信人生只是如此。但可憐的人生，物質和精神，待何日能夠調和呢？醜惡的環境，待何時能夠解決呢？唉！我的初志，何嘗不上冲霄漢，直吐長虹呢？但人間只示我以虛幻，我幼年晶瑩潔白的心靈，迷途小羊般不得歸宿。——尤其是在我父親逝世以來：兄也無恩，母又憔悴。更使我覺得人世間只有醜惡，只有虛偽，只有金錢萬能。唉！什麼骨肉的牽合，什麼名譽的榮辱，什麼功名的顯耀，……一切的一切；只是牛鬼蛇神，只是洪水猛獸，只是虛偽而醜惡，……我也曾想暫將眼淚收起，待百戰歸來，翠袖紅鬚子，共醉荒城落日，但

時與勢之推移物質與禮教之逼壓。只使我日入迷途；於是種種的希望，種種的需求，只是空虛而絕望！既無同調者來相慰藉於此長途沙漠旅行中，作一孤獨的旅行者。又好像茫茫大洋中一隻將朽的孤舟。又好像失羣哀鳴的斷雁……啊啊！這是何等悲哀者呀！我既不能無思無念如無機體的木乃伊一樣；又不能強閉着眼睛在無情的人世上做夢一般受人役使；祇使我時有荒謬絕倫的幻想。唉！M！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雖是基督教徒。但這不是出我已意，同時我極端痛詆此教，反對他矛盾的學說。我常常羨慕萬山深處，清磬數聲的入定的老衲。每當月明星疎兩細風斜的時候；追憶兒事，時入禪關，我此去流浪，或許將來會衣緇衣作佛弟子；也未可知，唉！M！只是苦了我白髮皤皤的母親……唉！母親……天下僅有的母親……」

雨越下越大，雷電交鳴不已，如傾盆般的大雨，幾乎把屋子壓下來。從山頂瀉下來的山水，激着華峭的巨石，

水花怒濺，巨海怒濤似的澎湃；尼加拉加飛瀑般的傾瀉；啊！宇宙萬彙之痛哭麼？一切有生之倫的痛哭麼？啊！聽呀！這不是尙熱烈地奔騰着嗎！

他本是生長在萬山聳翠，綠水迂迴，饒有天趣之鄉。他在這隔絕紅塵物外田園的美妙之鄉中；自幼就給這自然的美的陶冶。在春草碧色，夕陽欲下的時候，他曾經做過牛背橫吹的牧童。在秋水長天，蘆花雪白的時候，他曾經做過雨笠煙蓑的漁子。他在松濤怒鳴的空山中，曾和他的老伴侶爭拾着剝啄下墜的松子；在水痕初退的沙磧上，曾帶他的妹妹來尋那雪白晶瑩的白石；他聽過月明時夜猿之淒啼；聽過深谿外老虎之狂嘯。他兒時生活的美麗，是何等可愛啊！他說他每每在淒風苦雨的暮天，月明人靜的夜半，每一回憶，還教他愁心悽愴哩。

他是個多情者，同時亦是個精悍不過的人。他因為受着這好勇之俗的融化，所以他會很純熟的技擊。但他

以爲這是軀生末技，不愛輕於示人。可是他的兒時的思想，就比人怪特了，他說：他常常想作個身先士卒的將軍，仗劍絕塞，飲馬交河，嘗嘗這健兒身手的滋味。今日思之，不覺暗暗自笑！他父親是個勤懇不過的老農，因爲既勤且儉的結果，漸漸成爲中產以上的家。他母親一共生他和他的哥哥和三個小弟弟；很快樂很美麗的營他們甜蜜的家庭生活。他哥哥從前亦曾在本村中一爿子曰店中，念過幾年書。子曰：……仁，義，禮，智……識了一大堆。他富有專制的思想，堅吝的精神。小至一文制錢，也不甘輕易捨去的。他或許曾讀過太史公范蠡三徙成名的那一篇文章；所以他對於朱公長男的那一句：「家有長子曰家督」豁然省悟的，尊服他爲名言至理，天經地義的一席話；雖現在沒有讀書，尙牢牢的記着。所以他哥哥對他的時常擺出家督一般的架子來——尤其是在他父親逝世以後——況且他還有一個不近人情，刻薄挑唆的嫂子在呢；他在他哥哥棄去田間耕種生活，來這較繁盛的

C州開引藥房的時候；就來C州的G中學念書，於是在相距三百里的萬山中人，竟然萍水相逢，和我結識，而至於訂爲密友了。

我還記得這是去年涼秋蕭寂的一個黃昏；我和他立在西山山頭的絕頂，西望衰草亂離中的如血般鮮明的夕陽，烘染着臨流的幾樹紅酣的霜葉；和霜葉裏幾家赭黃的茅屋。加之天畔的流霞做背景，娟娟的清影，倒映在淺渚綠水中，真的美人兒對鏡一般美麗。暮靄深沉中，徐徐的晚風，遠遠地送來一聲兩聲的清磬；輕輕的把樹末寒鴉，驚得啞啞亂飛，登時衝破這暮天的沉默，他不禁出神靜聽：

「啊！美妙的鐘聲！」他不住讚歎地說：

「且哥！你難道入定了嗎？」我輕輕拍着他的肩膀，帶笑的說：

他接着念道：「齋罷垂垂渾入定，菴前潭影落疏鐘。」

唉！慧根如許的曼殊大師，亦落得淒寂如此。尙有何說！  
……

暮色蒼茫中，頹然如醉的殘陽，已沉沉的酣睡。在天末尙有一抹鮮紅的殘霞，深深地嵌在灰紫色的天空之中；似少女半遮着臉兒般腴腆的紅暈可愛；然亦漸漸的銷沉在黯黑的夜幕之中。上弦月高高的掛在天心，但微薄的光線，總掩不住星光的閃爍。羣山亦悄悄的入眠了，料峭的晚風，吹得有些冷意，於是我們倆在星月寒光底下，依稀認着歸路，在犖确的石徑上，一步一步的下來。

我們渡過柳波橋，——又是一番景色：滿天的星斗，倒浸在這清波十頃的湖水中；小魚兒以爲有什麼可嘆，只撲通的一聲響，便把滿湖中星斗一搖，閃閃不定。遠林中時有走鱗飛螢的出沒，耿耿的條有條無條隱隱現，啊！橋上的小立，歸途的美麗，我至今還留戀着呢！

又是上課的晨鐘鏗鏘地敲着。抑揚清越的沉重的香波；在清新空氣微微的曉風中 round and round

的進行。課室中密密的坐滿了許多同學。——只是單少了他一個——教授來了，點過名，披開書，Good, better, best, bad, … beautiful more… most beautiful… 一陣陣的嚷，學生鵝兒般閉着眼睛，跟他啞啞的念；但我却聽到發昏章第十一，我於是不住的追憶昨晚西山頂上的一幕，做我甜蜜的夢。我想：

「他今早爲甚麼不來上課呢？」

——他莫非厭聽X教授的催眠的暗示麼？——不！他前此的今天，總是早早的來呢。他上星期不是和我在操場上打一回網球才來上堂麼？是的，他從前是時時和我打一回秋千或者是耍一頓球……的呀；

——他莫非給夜來的晚風吹病了麼？——不！他堅強的體魄，日常的鍛練，比我強得百倍呢。我倒沒有甚麼一回事；難道他就病了。不決不……

——他莫非在星月光中，東渡溪橋的時候；一失足給波臣召去麼……

——往復迴還，越想越遠。真的空中樓閣，玄之又玄。

一堂一堂的過去了，哦！「公民學」乾燥無味的公民學！催眠術般的公民學！又來了麼？我真窘急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啊，X教授呀！天下僅有的X教授呀！……你爲什麼欺人欺己害人害己呢！……

萬分解事的雜差阿Q，急急的拿着一張印鮮紅色而雜些黑字的雪白的條子，跑將進來。我早已料準是請假單，樂得個抓耳撓腮。不錯！「X先生因事請假D級A班第四時公民學停課此佈」二十一個字高高的貼在黑板上邊；真的！哈哈！……

我早已一溜煙跑出校門，逕來他哥哥的店裏找他了。

當我走到他哥哥的店門時：正看見他店夥F，端着一碗熱蓬蓬的蘿蔔湯。放在匙碟箸擺得整整齊齊的圓飯桌上的中央；我看看時計，已經長短二針，都指着XI。我

以爲他們的午餐，格外吃得早。誰知道却是因爲他和他哥嫂倆嘔氣；他們特地將早餐遲緩，來難爲他上課呢！

我初以爲他或許在店後，於是稍留神的諦聽他的

聲音有沒有；只聽見一個女性的聲音，絮叨而恨恨地說：

「公子般少爺般的使人，忒早的天氣，夢還未醒，就嚷着做飯，哼！不自量！……命未好哩！……要念書，什麼家產什麼門第？……既沒有公租書田；又不是書香後裔。……不知羞的東西！……虧你這狗拖的，亦許他念書。你以爲念書免錢嗎？……一年沒有花百二三十塊，至少也要百一十塊。……什麼學費啦，書費啦，衣食費啦，……沒出息的！……沒生產的！哼！老實和你說，你要顧這份家產要緊！……哼！……哼！……」

「唉！誰樂得他念書呢，我老早的想法子了；只是礙着我父親的遺訓，在此一年半載，我決計實行罷了……」這不消說自然是他的家督兄王的高論吧！接着又是一陣陣絮絮喋喋的女性咀咒般的聲音：

「哼……父親的遺訓……」

我暗暗的歎息不已。店夥F好像和我表同情在歎此境蹙遇乖的他，而痛恨他無情如偶像似的哥哥嫂嫂。他深深地呼了一口大氣，結局他做了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只大喊一聲：「吃飯」就將伊倆的絮絮的話切斷。大家都饑腸咕嚕地圍着圓桌，狼餐虎咽的吃個不樂乎。我再不敢呼他了，趁他們看不見的時候，悄悄的踱回家來。

吃過飯，我慇懃地趕到學校。當入課室的時候，他正坐在他的椅上呆呆的望着窗外青碧空中的白雲出神；我悄悄地走到他身旁坐下，輕輕地握住他的手道：

「哥哥！你上午怎麼沒來上課呢？」

他回頭只是一陣苦笑，他消瘦的臉，充滿着抑鬱無聊的色彩，我默默地把手指蘸着硯溝裏的水，在桌上寫道：

「嫂不爲炊，妻不下紉，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的怪可

憐的季子呀！」

他點點頭，又是一陣苦笑。同時，他眼眶紅紅的泛着辛酸的淚泉之波了；啊啊！這苦笑啊！這淚泉之波啊！

他在這課室中，驟雨巨颯的和我握手，作悲壯的別離，明日就飄然遠去，度他流浪的生活了。

這是綠衣使者給我的一段消息：

M哥足下：

我已安抵S埠了。這幾天碧海青天的生活，頗覺美妙，朝陽將升和暮色四合的海天之間，時時起掀天的怒濤。落日流霞，斷鴻嘹雁，倚舷所見，時撩鄉思。每念故園萬里，心事多遠，復爲淪落天涯之游子，寧不痛心。唉！落拓江湖，孤寂無趣的我，當酒濃愁多之際，不禁狂態橫生，扣舷慟哭，放喉高歌。滿舟中人都目予爲神經病者。唉！茫茫宇宙，何以連一個能相諒解而同調者亦足音僅聞呢？唉！我真的神經衰弱得利害呀！我近來的情調，你亦許知

道啊，葡萄之酒，雪茄之煙……一切從前以爲洪水猛獸而能殘殺人身者；現在都莫不盡情爲之。其實我何嘗不知牠是蛇蝎一般毒呢！我每每在夜分醉後，海天漆黑，繁星閃爍的時候。每覺得海之死神，在誘惑我，在招致我，M！我亦極思在海之神懷中沉沉的睡着，深深的和微波接吻，所以在醉眼惺忪懶不欲生的時候，每欲躍入這洪濤瀾汗的涵渾無垠的大海之中；但結果只擾起全船人的驚恐和議論與勸戒；唉！我的生命，只如我昨晚憑舷望見的消沉的慘紅色的殘霞一樣啊！唉！……

這裏沒有什麼可告訴你的，只有敲擊肩摩，塵合雲連，喧闐囂雜的色調。物質逼人的毒，比故鄉有百倍以上之甚！M！我是物質驚壓的弱者，所以我急急的想走開，但飄蓬的行蹤，尙無定向。將來或許再告訴你罷。

唉！我只不念母親便罷，一念起她，涕淚洶瀾的不知從何而來；我在此默念她在古木寒山之下，聽夜鶯之哀鳴。在如豆的燈光中，撫摩着我的小少的弟妹。是何等

地淒涼惘惘啊！……

愛友！不多談了，請你細細的試認着這縱橫斑駁的滿紙的淚痕罷！日三月二十日燈下。

——又是一個蒼涼的訊息——

我獨坐在去年秋暮和他共看落日的西山頂的崔巍巨石之上；披閱他從垂楊十里的西子湖邊，剛剛寄來的信；我愁心慄慄的看者：

「M居士蓮座：前書諒入清覽，曇自離S埠，買車入金陵。雨花臺畔，秦淮河中，時有子蹤跡。每登酒家樓，傾囊買醉，呼酒嘯歌，豪甚。然而蔚藍綠水，柔櫓時攪鄉愁。荒涼舊都，驢背空灑熱淚。况值囊內錢空，生涯益苦！嗚呼！子不得暫作吳市吹簫之子矣！」

輾轉至今，殆甚幸來此西子湖邊一古刹中，主持憫我良苦，詢予身世，僞告之。彼因令予寄食寺中，日助彼薪久之，益憐子聰敏。予請披鬚，主持悵然允之！乃爲予灌頂

授禮。於戲已矣！六根清淨，不幸也幸也！此蓋予夙願也！此間清寂甚，讀曼殊大師之「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句，可以盡之。覆念故人萬里，縮懷殊殷。因書付故園，以博愛友一慨。幸毋爲外人道也！波曇合十。」

——八月二十六——

「啊啊……他……」我淚眼汪汪地只望着灰色的天空出神；悵悵失聲的說：

依舊是去年般繁星閃爛，牽山入眠。但黯黑的夜幕，充滿着灰色的慘淡的悲哀！只是他呢……

——孤燈引夢記朦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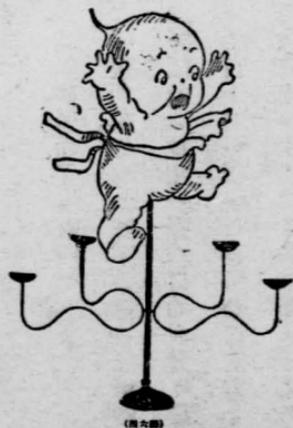
風雨隣菴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

涉江誰爲采芙蓉。

——蘇曼殊——

完



(張伯)

納涼人語

第十號

「呀，張伯伯，這裏坐！」

「哦……今夜東南風，這裏就涼快了。」

「真爽快……真風涼……」

「哦……王大哥，你家宛春官，爲什麼不見呢？」

「不要說起他……」

「他什麼……莫非生了病？」

「病倒沒有生；只是使性子，已躺了半日了。」

「奇怪了……記得前年的夏天，他還在高小裏讀書；恰巧我在這裏避暑，住了一個多月，天天看見他規規矩矩的，着實誇贊了幾句。他現在已進了中學，學問增進

了許多，更不比從前的粗淺了；豈有知書識禮的宛春，也會使氣的！」

「咳，爲了進了中學，他才會得使氣……中學生的宛春，不是小學生的宛春了；驕傲奢侈的宛春，更非天真爛漫的宛春了！古人說的好：「以前種種事，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事，譬如今日生。」這兩句話，好像說他走進中學的一日呢！」

「什麼？王大哥，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

「張伯伯，不要急，我慢慢的說給你聽吧……宛春本是個極循良的孩子，從小就好；見了人，總肯恭恭敬敬的叫着。讀書的時候，放學回家，一進門先要尋爺覓母，依肘膝之下，說長道短，逗得我們倆歡喜了，才能我們倆也就愛惜他，當他是個有出息的孩子。」

「可不是麼！他那種溫文爾雅的態度，不要說你們倆歡喜，親戚朋友們稱贊；就是不認識的陌生人，只要看見過他一舉一動的，也得誇獎他一番。」

「自從進了中學，他態度漸漸的變化了。這回暑期裏，剛跨到門道，就嫌長嫌短起來；不是說房屋低小不合衛生，便是說蠟亮窗暗有礙目光，再不然就得講菜水，衣服不漂亮了！要這樣要那樣的喧鬧個家翻宅亂。今天下午，城裏舅舅家的七官來了。」

「那七官，不是李三叔家的士勳弟麼？」

「正是他。他穿的白香雲紗長衫，竟被我家阿春看中了。就問長問短的問個明白——那一家綢緞莊剪的料，幾個錢一尺，一件長衫要幾尺——等他吃了點心走了，就向我要二十塊錢，去做一件同七官一樣的白香雲紗長衫。」

「你與他做了沒有？」

「張伯伯，你想，我既不是高官厚祿的闊老，又不是田連阡陌的大地主；一家八口的衣食住，只仗着祖宗遺傳下的百十畝租米。平日裏鹹蠶淡飯，方才免掉飢凍；那裏還敢浪吃浪用呢？二十塊錢做一件長衫，在有錢的看

來，本沒有什麼希罕；但像我這樣的清苦人家，那裏能夠辦得到？」

「哦，你竟拒絕了！」

「哼，孩子們的脾氣，再倔強沒有的了；尤其是好虛榮的孩子，不識好歹的任性胡鬧。我誠心的對他說：『阿春，長衫不要做吧！目下青黃不接的時候，那裏來的錢呢？你去年做的羽紗長衫，還沒有十分舊咧！』張伯伯，我這幾句話，自問還沒有差呀！」

「不料他似乎遭了意外的拒絕一般，鐵青了面孔，悻悻的說：『爸爸，不做也好！不過在現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世界上，穿得好，光榮些；穿的不好，不是坍臺麼？學校裏何嘗不是這樣。先生們同學們的勢利的目光裏，分析出無數階級；趨奉，蔑視，也各隨其衣着而施之其人。』爸爸，你想：二十塊錢，究不值得什麼，面子倒要緊的。我倘然着了襤褸不堪的羽紗舊長衫，恐怕免不了人家糟蹋！」

「張伯伯，我說得兩句，他就黃河決口般的發了不

少議論；并且看二十塊錢，比灰也不如。唉，這般輕薄子，真把我肺都氣炸了！就此罵了幾聲，暗地看他恨得牙癢癢的，要想回嘴呢，礙着臉子；只索得嚙哩咕嚙躺在牀上。」

「那末，尊夫人也把愛子之心，拋在半邊麼？」

「說到她，確是可憐！她把阿春當作靈魂般的看待。阿春在校的時候，心心念念，三日兩頭的叫我去寫信去聽得有了一些半些傷風咳嗽，便急得和熱灶頭上螞蟻一樣，請神念佛的求他早日痊愈；等到有信來說好了，才把這千斤的石頭，從她心田裏放下來。這次暑假，三天前已倚門倚閭的盼望着。抵家了，一聲媽媽也不會聽得，早已心肝肉寶的喊得嘴酸了。然而阿春呢，倒不大歡喜和她談話似的，寂靜的踱到房間裏去了。張伯伯，兒子大了，做爺娘的大都是白操心！」

「這次阿春使氣，她更急了；舌敝唇焦的勸着，婆心苦口的央告，幾乎要哭出來。但是阿春的銅澆鐵鑄的心，絲毫不為所動。她萬分無奈，只得挪出私房來，稱了他的

心；天大風潮，暫告一結束。現在不肯到這裏來納涼，還許有些餘波未息呢！」

「王大哥，宛春官這樣好骨氣，尙且如是。目下時勢，實屬不堪設想；恰應了古語說的「若要好，老做小」的一句話。不然，鬧起家庭革命來，豈不要神鬼不寧麼？」

「革命儘他革命，天理人情，無論新舊是一樣的。記得上春清明節，學校裏放了春假，我就叫阿春早一天回家，好一同去上祖墳呀！不料他聽說是上墳，冷笑一聲，淡淡的說：「今天我在火車上，因為趁客多，空氣醜醜，現在心裏非常難過。明天墳上不去，請你替我多磕一個頭吧！」

「哼，張伯伯，這種說話，豈是對長輩講的？當時我心頭火冒，正待發作；不過阿春的娘，恐怕鬧起來要使用性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忙把閒話來岔開了一到明天，果然推託不滿意，不肯去祭掃了。唉，泉下有知，想必怨我管教不嚴！」

「不要愁苦吧！現世界的人，越多讀書，越是不敬他的祖宗；敬祖和讀書，差不多成了一個反比。我們老人做的迂闊事，怎能看得進他們的眼睛呢！只要他們不起什麼風波，不拿什麼非孝討父……名論來和我們爲難；我們已滿意了。至於百年之後，也不去巴望文明兒子到墳墓上看望看望。王大哥，不要愁苦吧！」

「我本來沒有愁苦呀！……我也不是守財奴，視錢如命；每年幾百幾百的膳學費，也使用過，張伯伯，我肯吝惜二十塊麼？不過在這米珠薪桂的時代，可省卽省，多用一個冤枉錢，是不行的……唉，我筋疲力盡的培植他，希望他有所成就；使得將來年老無能的我，仗了他不去耐餓受凍；可是他一味不感恩，以爲教育兒子，是做父親的應盡之責。現在如是，將來可知，「養兒防老」，恐怕要靠不住了！」

「這也不必去憂慮他，王大哥！他現在年紀小，血氣盛，不識高低，隨心所欲的做去。或者再受些教育，氣質又

變好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總會覺悟的呀！」

「唉，教育，教育，教什麼？育什麼……現在大多數的國民，認為教育可以救國，竭力的提倡。那裏知道現在的教育，恰恰是亡國的妖孽！學風不振，士氣囂張，罷課散學，是家常便飯；教員可以驅逐，校長可以開除，試問每天報紙上，那一天沒有鬧學潮的記載呢？十四歲的阿春，還是好好的；不到三年，變到這樣，或者就受了這種陶冶！」

「就是一般教育家認為最重要最宜提倡的義務教育，能使教育普及。不過現在情形怎樣？高等小學，每年的消耗，非幾十元不可；中學大學，總得二三百；師範最省了，也要三四十咧！這種教育，簡直是貴族教育；那裏會普及呢？」

「還有一樁最不堪的事，就是英語一科。我們既非英吉利人，又不是隸屬於英國的亡國奴，讀他則甚！難說英吉利是強國，我們可以模倣他，拾長補短的得他益處。不過輕重總要有個分稱！現在的學校，差不多國文不及

格，還有法想；英語不好，那真大壞了！這樣做去，豈不是替英吉利趕造些西崽；將來有一個亡國奴的資格麼？那些盲人騎瞎馬的新青年，動不動以能講英語為漂亮；真惹氣，真討厭！亡國妖孽，舍此莫屬！」

「哈哈，說着英語，我就得把我肚子裏的怪物掏出來，詳細的告訴你一番趣事，管教你不是氣死，也要笑得腸斷呢！」

「誰呀？……誰是怪物？……甚麼趣事呢？……」

「我家鄰近，有一個與你同姓不宗的王三相；他有兩個兒子，小的今年七歲，與這樁趣事，全無關係，我也不去提及他。」

「王三相的大兒子，今年十九歲的王芸章，才是我要說的怪物；又是這趣事中的主人！」

「呀，王芸章，……王芸章，好像和阿春同學，上半年還來過一次的！」

「不差，果然與宛春官同學，也是黃村的高材生。他

既在黃村畢業之後，升入省立中學，至今已四年，想來將要畢業了！

「噢，我不信堂堂中學生，竟是一個怪物。或者你老看不上眼，而在時髦人心裏，也許要給他加上一個新學偉人的榮銜呢！」

「住着罷，我也不管別人的心理怎樣；只要把我心中要說的說出來，請你下一個評語吧！」

「有一天，好像是惠風和暢的春天，我嫌家中寂寞，在王家街口閒逛；靜心的觀察往來旅客的心理，忙忙碌碌，爲利爲名，總離不了吃着兩字；人生真義，實屬不堪！正在想得出神的當兒，忽被羣衆的譁笑，引起我注意於遠遠走來之一人。」

「怪物呀，王芸章呀！他玄色的銅盆帽，掩了頭部的二分之一，就是金絲的茶晶克羅克，也隱而不現。一身米黃色的西裝，既舊且縐；再加上一條雪白的硬領，越顯得双肩縮頸了。文明學生着洋服，本沒有希罕。可是他腳上

的鞋襪，着實作怪，一雙玄色鐵機緞的深梁鞋，二隻湖綠色的長統絲襪，因爲褲子吊得高，更見得襪統的長了。王大哥，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服裝，就是文明學生的招牌。恐怕像你這樣凝重的人，也要喝采贊成呢！

「那時，對面來了一個綽號叫快嘴的李小玉；他倆本是老鄰舍，向他低頭招呼，他就站住了。兩人唧唧啾啾的談天，後來不曉得爲了什麼，面紅耳赤的爭論起來。我爲好奇心所驅使，輕輕地走近他們，靜聽他們的高論。」

「只見他很兀傲的說：『我們的學校，總好算全省第一了。』英辯立許的鐘點，多至十八小時。『賤克透』黃，真好極了；他留英十幾年，才得了『賤克透』的學位，一口英語，着實輕流利；就是上課時間，也十分頂真，在教室裏，只可講英語，『支那話』是不可能的。犯了規則，要罰金呢！『密司忒』李，你想好不好？」

「李小玉微笑着說：『慚愧，人格破產了！好好的中華人，講什麼英語讀英文，已是很可憐哪！』」

「他板着面孔說：『哼哼，你的腦子，還是十五世紀的呢！現在海禁大開，不比從前的閉關自守了。』英辯立許」的重要，無論什麼人，都曉得的。讀了幾年之後，還能夠知道外國的古聖今賢的宏猷懋績……」

「李小玉的嘴是很快的，不等他等說完，搶着說：『慢着！難道中國沒有聖賢麼？孔仲尼孟軻……不是道德文章照耀千古的麼？』」

「他也急得高聲說：『哦……孔仲尼輩，都是國家主義貴族主義的冬烘，那裏當得起聖字呢？你不曉得外國人，個個有大學問，個個有大忍耐，像盧騷呀，列寧呀，杜威呀，羅素呀，誰不是文藝界的明星；社會主義的建設家呢？我們「支那人」裏，除了胡陳……幾個歐化派的急先鋒外，那一個望得見外國學者的背影呢？』」

「快嘴張開大口，格格的笑著說：『好了好了！王先生，不要說吧，笑死人了！像你這種人，只合住在外洋；生在中國，閻王老爺屈辱你了！照你的意思，中國的樣樣歹，外

國的式式好；你趕快回家去，料理行李，帶着全家老小，明天就出洋吧！免得中國的惡氣，沾辱了二十世紀的新學偉人！』

「他無聊的走了，受了旁人不少的譏諷，恨得什麼似的，嘴裏嘖咕着：『哼哼，十五世紀的腦子……無藥可治的冬烘……信口雌黃，可惡之至……我也不與你握手道別了……哼哼……』」

「王大哥，趣事完畢了，怪不怪，趣不趣，請下一句話吧！』

「唉，怪人趣事，又笑又氣，倘然中國的學生，個個如是，那才了得！像這樣的製造外國奴隸的教育，倒可以不辦！快嘴的嘴巴太尖利了，恐怕攻擊他唾罵他的，不止芸章一個咧！』

「事後我也對他說過，他倒笑嘻嘻的說：『骨鯁在喉，一吐為快……』」

「呀，月亮升得很高了。『念二，月上三更二』現在想已三更多了，談談說說，時光真好過！王大哥，我先要告辭了，明天會！』

「明天會，張伯伯！』

完

英文  
智識



世界  
智識

# 兩大雜誌發售特價

君欲增進智識  
此為唯一之機會

## 英語 週刊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 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 五角半  
 零售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 二分半

## 東方 雜誌

全年二十四册 定價四元  
 特價 二元  
 半年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 一元  
 零售每册 定價二角  
 特價 一角

兩種均備傳單承索即寄

[均於陽曆六月月底截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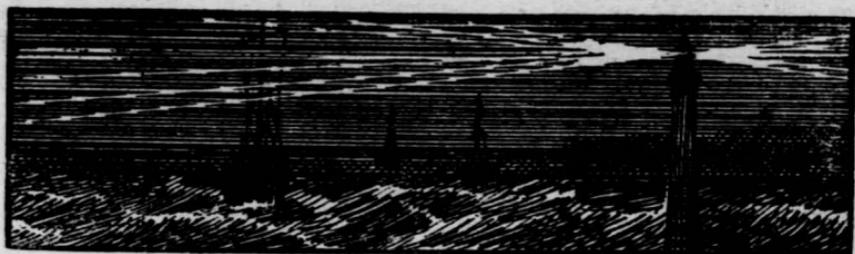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懷疑的信仰

俞慕古

我這篇小說未開場以前。該先向讀者聲明一下。因為這個題義。似乎有些矛盾。既然我信仰了那個人。對於那個人斷無懷疑之處了。信仰而帶着懷疑的色彩。還好算信仰嗎。實則吾人無論信仰那個人。總有些懷疑的地方。譬如他的聲譽。果然可以信仰。而他的行動。使人不無懷疑。或是信仰他的聲譽行動。而總不免懷疑他神祕而不可思議的意志神情。如果那個人種種。使人一無懷疑的痕跡。纔能博得至真的信仰。然而世上受人至真信仰的人。怕不是寥若晨星呢。不過有些足以引人懷疑的信仰罷了。這是從廣義而論。我這篇小說裏。是說狹義的個人的。並非說普遍的。

王耀先和姜仲連。居同里。學同校。又是同志。分外契厚。耀先嘗對仲連說。「我國國民。別說沒有科學知識。國家思想。連一些常識也付諸缺如。墨守着祖傳成法。作他的工。除了有吃有穿之外。甚麼事都不去管。他們腦府裏。何曾容得科學和國家幾個字。無怪國度幾乎列入不等哩。但國民的所以如此。不是他們故意要如此。委實沒有讀過書。識過字的緣故。他們也並非不要讀書識字。只是力不從心。有法難展呢。所以我將來的宗旨。定要提倡教育。舉辦慈善事業。可是我亦貧家之子。將來能否升學。得展抱負。倒是件擔憂的事情咧。」說罷。非常慨嘆。仲連素來佩服他天資敏慧。力學過人。聽了他這一番說話。尤其信仰他了。便



安慰他道。「有志者事竟成。倘然你將來升學。欠缺或短少一點。我當竭力幫忙。這是同學應有的互助精神。你不必顧慮。」耀先不勝感謝。和仲連更合得火一般熱。光陰像白駒過隙一般。耀先從小學而進中學。一眨眼。又從中學裏畢業了。他在中學裏五年功夫。仲連源源接濟。幫了不少的忙。但仲連也並不十分殷實。再沒有扶植耀先升入大學的能力了。就請求他父親。介紹耀先到慈善會裏。充當文牘。造成他的志願。

耀先辦事能幹。待人接物。和藹萬分。高談雄辯。驚倒四座。慈善會裏的職員。誰也及得上他。不上半年。會長已器重他了。不得。無論甚事。都要顧問耀先。開會集議。不是倩他代表。便請他主席。三年未滿。社會上添了個聲譽鵲噪的王耀先。人家腦室裏。印上了大慈善家王耀先的小影了。這一年。慈善會改選會長。王耀先得票最多。做了慈善會裏的領袖。他既貫徹了素志。大展本能。會務整理得清清楚楚。賬目結算得毫無疑義。各地發生災情。火速的盡力

施賑。因此王耀先的聲譽愈著。捐款的愈願慷慨解囊。會中時有充分的準備賑濟金。而素來信仰他的姜仲連。其時倒有些懷疑他了。暗忖耀先何等寒酸。慈善會會長是名譽職。不支半文薪水的。雖有六十元一月的車馬費。但要上事父母。下畜妻子。任他怎麼撙節。也很容易維持。然而他近來的境况。非常寬轉。不似從前的拮据了。而且聽說他在某處購置好幾十畝良田。這樣看來。那會中的收入。未必細細上串吧。不過每月收支。總是詳細刊登各報。一點沒有罅隙可找。又不能不使我信仰哩。

大名鼎鼎的大慈善家王耀先。又兼上個全國喧傳的大教育家銜頭了。他先前在慈善會收入項下。撥出五萬塊錢。開辦了五隻平民學校。經常各費。概歸耀先個人負擔。不受外界的款。社會上人們誰不頌揚他熱心興學的盛德。況而他自爲教員。辦這五只學校。精神灌注。成績斐然。凡是學界分子。都要到他學校裏去參觀了一次。似乎纔可擔負教育的重任。大有模範學校之概。所以他背上。又

擲了塊挺大的大教育家招牌了。這個時候，素來信仰他的姜仲連，又添上一層懷疑。這五只學校，經常支出，至少每年也須二萬塊錢，而不納絲毫捐助，祇由耀先個人支撐。究竟他有多大家產呢？但這五只學校，果然辦的不錯，却又未曾勸募滴款，職教員薪水，也很豐厚，而並沒短少過的。因此之故，又不能不信仰他。

大慈善家兼大教育家的王耀先，應時勢潮流，提倡職業教育了。把什麼叫做職業教育，什麼現在時候，首重職業教育，什麼職業教育可以救亡，盡情發揮的起了稿，送往各地報館，刊載宣傳。人人稱讚，名不虛傳的王耀先卓識高見，確乎職業教育是唯一的自強急務，有不少的人，請求他興辦。他於是創立個職業教育研究社。這個社纔成立得十天，入社的已達六七萬人。他便建議開辦一所職業學校，捐募了三百多萬塊錢，買了二百畝田，建造好幾十幢洋樓校舍，內中校具，應有儘有，完全無缺。各項費用報告出來，共計四百三十多萬。這項虧缺，耀先自願個人料理。至於經常費用，除收入學費及研究社社員每人每

年捐助二元之外，又募了二百萬基金，取利開支。開校這天，參觀者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個個含着職業教育前途絕大的希望。可是自小信仰他的姜仲連，更覺懷疑他開辦各費，用不着費這許多。就是經常各費，社員捐納及收入學費，既足敷用而有餘，何必定還要募集巨大的基金。況且職業學校裏的歷屆畢業生，所學的能够切合實用的，也不可多得。甚至有做西崽的，開汽車的，但他報告的經常支出，倒又件件少不了。建築各費，也很合和，找不出些弊病。校裏教授訓育兩方面，亦很週到。因此不能不使仲連信仰之中，帶着懷疑，懷疑之中，依然信仰他呢。

王耀先的聲譽，一天著似一天。王耀先的家產，也一天增加一天。由職業教育而聯想到組織銀行，創立公司。祇要他登高一呼，響者四應。故而大慈善家兼大教育家的王耀先，更加銜了大實業家和大資本家的隆譽了。然而自小信仰他的姜仲連，想到他最清苦的大慈善家和大教育家，領了大實業家和大資本家的實銜，尤其免不掉懷疑的信仰。

(完)

# 宋拓淳化閣帖

本游相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  
作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  
同之點極為詳晰有諸名家題跋  
翁覃溪學士謂此揭為海內閣帖  
第一善本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  
氏本館用珂羅版影印神采奕奕  
不差毫髮想鑒藏家臨池家當以  
備置為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 蘇格蘭——蘇格蘭人生活的一斑

泰亞先譯述

從地勢上看起來，蘇格蘭可分做三部，除去中部爲

蘇格蘭人大多數很重舊法，安息日看得很重。十九

平原外，南北兩面都是高原山地。全地土質瘦瘠，如其不竭力加以人工耕植，恐怕得不到好的收穫。這件事，一半要靠本地人成就的效力是怎樣，一半要看普及教育是到什麼程度。「學問是萬能的」這句話，是蘇格蘭人所念念不忘的。他們有這樣的信仰，也能施諸實行。父母惟一的責任，就是把他們的兒女，送進學校裏去讀書。農人田忙的時候，貧困的大學學生，爲生活計，出來做各種工作，到了冬天再進學校上課。三十年前，凡是蘇格蘭所立的大學書院裏（像愛丁堡，格拉斯哥，聖安德魯茲，亞伯丁，都是十七世紀前所設立的）此種情形最盛。

蘇格蘭人網魚之狀



## 蘇格蘭人之遊戲



## 新哈文之漁婦



小說世界  
蘇格蘭——蘇格蘭人生活的一斑

## 揀貝生員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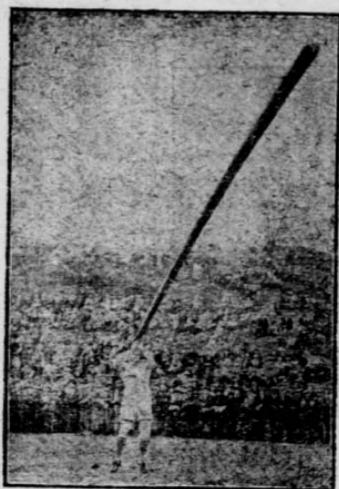
道種貝。是蘇格蘭沿海居民之食糧。但必須揀選。才可。以。供。採。用。貝。種。一。種。維。維。質。的。食。物。是。從。魚。裏。摘。下。的。來。

天舉行，違犯的，當做獲罪於天看待。所以這日隨處隨地望去，大家門前，都把百葉窗關閉着。一種沈靜寂寞的景

世紀那時候，凡是禮拜日，愛丁堡，格拉斯哥城市裏，不准車馬通行。無論什麼事情，即如娛樂等情，也不可以在那

辛苦了一天，回去把喝酒當做唯一的消遣。威士忌酒的

蘇格蘭之賣技者



山和地海島之風景



香而可之愛之酒。木作爲。料。和蓋屋之用。

象，立刻就顯露出來。在三島中，蘇格蘭人是最頑固的呀！蘇格蘭人，最不好的脾氣，就是喜歡喝酒。做工的人，

拉爾省牧羊人及其羣  
琴克之羊和羊



愛丁堡街頭賣油螺之婦人



出產，當地是著名的。無論什麼人家，把這種酒當做敬客

的東西；議會時，大家都喜歡爭得宏量的名譽。自從英政府出令禁酒以後，這種風氣，稍為好一些了。

他們有各種特別的烹飪法，但現在所存者已不多；如羹湯，洋蔥燒雞，燻鮭魚，芬南鱈魚，鮮嫩羊肉，雀麥粉餅，

蘇格蘭之風笛舞蹈及碁盤稿等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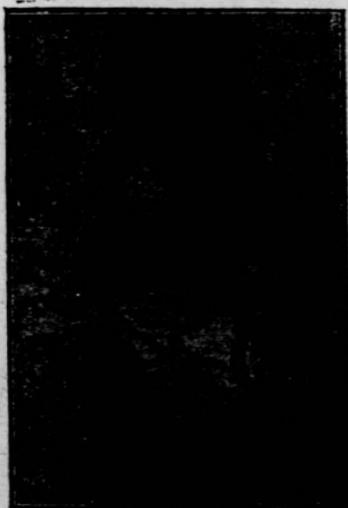


糖麥餅等美味，使旅客牢記不忘，盛於那些青山綠水；雖是離開那裏之後，齒隙猶有餘香呢！

有些人相信蘇格蘭人，仍舊吃雀麵食，做雀麥粉粥，

當作飯食喫的，那就錯了！曾經有過一次，他們完全把這種麵食，有骨子的粗粒，攤薄餅喫，或是打粉粥食，可是這種方法早就過去了。飲茶是蘇格蘭人看得中的，早餐的時候，或午後點心時候，和麵包，牛油，或人造乳酪同喫；再

設得蘭羣島上紡紗婦人



有時還喫燻肉和炸魚。進中餐的時候，村夫常是備蔬菜湯，或者加幾片豬肉在裏面，使得更加滋味鮮，養料多，否則他們同大不列顛人一樣食法。

蘇格蘭雖則被人叫做「喫燒餅的地方」，愛丁堡，格拉斯哥那裏的小吃店，待旅客去喫脆餅，燕麥扁圓餅，和類似的美味；可是村夫走卒，苦得很的人，不見得嘗過這種美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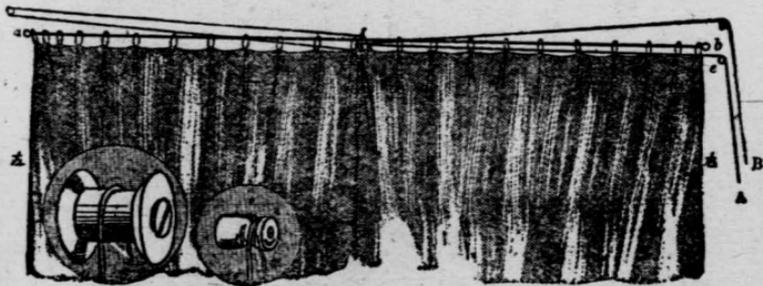
# 一種裝窗布的法子

(識常庭家)

## 客 榕

很多很多的人，對於窗門沒有什麼注意：不是一天到晚閉着，就是一直不開，

對於調節空氣的作用，完全不去講究。這是不知衛生的原故。還有一層，也是很多的人犯了這個病，就是他們不歡喜強烈的太陽光由窗門射到房間裏，他們就用紙把窗門糊起來，他還嫌純白的紙，是不祥的現象，更用顏色紙或花紙來糊，以為是很雅緻，就使窗門失去接引光線的效用。房間裏終日悶沉沉好像神廟似的。有智識的人曉得用紙糊緊窗門，是不方便，不合法，曉得用布來遮，可以啟閉如意，調節光線的強弱非常便當，可是牠的裝法稍稍完備些，就頗費手續，及昂貴的金錢，有的祇將整塊的布用洋釘在窗檻上把窗門遮住，調節光線的功用當然會比紙糊的活動得多，裝法又省力，那曉得這樣裝法其實和紙糊的也相去不



遠，有時還要使窗門都不容易開起，諸君想要看這樣的毛病嗎？

鄙人介紹一種窗布的裝置法，頗覺用費很省，功效極佳，請閱上圖，極易了解：a b 是裝在窗檻上的一根細鐵絲，將窗布的上方綴幾個小銅環（鐵環亦可）都穿在鐵絲上，用三條稍粗堅韌的線，結在左右第一個銅環上（注意圖裏結法）這三條線由 c d e 三個滑輪經過，使減輕磨擦力，c d e 滑輪可由廢物作成的。——木頭紗（洋線捲）的木捲，或相類的東西都合用，但以能夠轉動者為佳。

這樣裝置，調節光線非常便當，對於窗門的啟閉，毫不妨礙，要拉開，就拉 A 線，要閉就拉 B 線，兩邊同時啟閉如意。

## 明天再買

雲根

乍開學的第一天，小學生們還靡有十分到齊。先生訓了一回話，並且寫了一些格言；完了的時候，就令他們去買書，以便明天上課。一個很聰明的小學生，極其爽快的說道：『先生！明天再買去吧，先生

剛纔不是說「一今日之價值等於兩明日」麼？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 第七章 海客羅芒

(一)

海船維多利亞離麗佛浦航行海洋者三日矣。是日之午船主方集男女貴賓聚餐於食堂。左首第一席之男子忽呼船主而語之曰。甲必丹熙爾。君得毋有意側媚白星公司股東。而以我儕男女行旅爲芻狗。熙爾愕眙曰。密斯忒郝錦。尊言奚指。郝錦曰。我言蓋謂。每當吾曹聚食。舵師何故故弄舟作魔舞。熙爾懼啓曰。先生之言。無乃太玄。郝錦曰。吾言簡明而弗玄。在席諸夫人貴紳必能爲吾言之證左。熙爾莞爾曰。



然則我宜自承愚。莫測尊論之深。雖然請食此醜。豈句不耶。句蒲菲夫人請啖魚。佳哉。夫人食量今已健復勝常。可喜也。句密斯忒却錦云。胡遂此緘默。公不省頃言。愚蒙有所未悟。亟待解惑耶。時有少婦入席未久。侍憲方獻冷盤小食。少婦纔取啖。忽置刀叉。離席疾起。踉蹌出食堂。却錦伸姆指遙指以應曰。吾言初無玄機。但觀伊人疾趨而出之情。不啻已代我詳答先生矣。吁。甲必丹照爾猶詭作未悟耶。試問每當吾人集食堂用膳。船舶輒跳踉如魔舞。客都暈眩。莫安饕殮。謂非甲必丹側媚白星銀東。以吾人爲芻狗而何。照爾高舉雙臂。若中盟誓曰。甚矣先生誣譏我。却錦諍曰。吾人附寶舟。海行三日矣。三日六聚餐。而每當諸客坐席未暖。侍憲纔獻冷盤之際。船驟顛動如魔舞。致食者多吐鋪而起。莫能竟膳。亂客脾胃。節儉食品。一席之糗糧。可供數饕殮之用。謂非爲公司竭忠。以行旅爲芻狗而何。環席皆大笑。於時。舟大簸跳。較晨間爲尤甚。似船主故嗾舵師有意爲之之言。良弗誣。照爾伴詆曰。是

真譴而虐者已。却錦先生如更有意誣譏我。恕我不免以船主之尊。詔人梧繫君。投置底艙。儘君逞粲花之舌。偕艙鼠共話去。却錦拊掌慙曰。甲必丹何怒。我言蓋一本至誠。爲男女諸貴賓鳴不平。至若我個人。則海行如病胃疽。常抱難飽之憾。舟行愈跳動。則我餓愈速。縱令舵師能駛。船作人立。顛撲而簸搖。徒以增長我消化力。擴張我食慾。設船客十人而九如我。則甲必丹不惟感技窮。且適以自困。照爾領首微笑曰。我亦靜中觀察得。却錦先生與蒲菲夫人健啖大足駭悚我。暈船誠不足以爲先生病。蒲菲夫人肥而矮。時時露齒笑。食時不遑笑語。則頻頻運動刀叉。如不及。聞照爾有「健啖大足駭悚」之言。停食以應曰。甲必丹殆以吾人食量佳。故故令人顛動舟。晨來舟身跳踉已甚異尋常。及今而尤厲。照爾曰。夫人言怒。船身晨來固較常跳動也。但其罪不在鄙人。……姑舍是。侍憲適獻鷄。此鷄肥而味美。吾其割隻翼上夫人乎。蒲菲夫人曰。甲必丹厚意。敢不拜嘉。唯是舟之簸搖。謂非甲必丹之罪。緊誰

之罪歟。今日之日。天朗風清。波濤不洶涌。氣候不加厲。舟何爲跳躍若魔舞。熙爾曰。我固未嘗以舟身之跳動。諉之風與浪。密斯忒。鄒錦之言亦大非事實。舟行跳動。由於速率之低減。速率愈低減。船隻蕩搖海洋之上。愈顛撲而不能止。我船離去麗佛浦。每以快車行。今日航行速率不及平日之半。是以甚跳動。鄒錦置食又嘆喏曰。何事驟低減速率。甲必丹意在重苦舟客。故故令顛頓中途耶。敢問曷爲遽減舟行速率。而不以常例航駛。熙爾方爲鄰座貴婦。注酒於盞。徐徐對曰。事關機密。未便舉告。鄒錦作色曰。胡遽云機密。語大驚憇人。席前無外客。在座均上流人士。一舟而外。四壁皆海。毋慮泄漏。何秘密之不可宜。以我測之。舟行忽減速率。諒不是火艙機械有傷損。熙爾曰。事有甚於機件之傷損。蒲菲夫人訝曰。遮莫現下航行甚兇險地。慮吾人驚駭。熙爾曰。可駭有甚於渡險者。鄒錦呼曰。甲必丹。莫非前途將有海盜來劫舟。抑或舟中燃料缺乏。緩行待援舟。熙爾曰。否。諸疑皆妄。船行忽低減速率。蓋舟中

發現有甚驚愕人之事。鄒錦及蒲菲夫人夾熙爾左右而坐。於時皆輟食。瞪眸張吻。楞楞望熙爾。目不旁瞬。熙爾伸食指掩唇作態曰。止。勿聲。恕未能爲諸君詳言之。有命不令舶上一人知也。鄒錦蒲菲夫人方面相覲。欲詰無語。熙爾忽笑曰。我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矧諸夫人貴紳均上流人物。當能守口如瓶。不妄洩之外人。則箇事似不妨舉告。語次。環顧席上諸仕女。諸人初皆伏案進食。肅穆無言。際此。則各就鄰右。交頭接耳。細語囁囁。熙爾高據主席。左顧鄒錦。右盼蒲菲夫人。莊容曰。事可言。但不可在此言。諸夫人先生。有願知其事者。飯後。可赴舵樓前甲板上。自當縷述以告。免萬一妄洩。負我所任使命。

熙爾有事而不欲在輪舶食堂中言之。似其人固甚矜於兢兢能慎於事而寡言者。防事或妄洩有負使命。誠亦言之有道。然其人實胸無城府而長舌健談者流。長年航海。羈牽職務。無可共語者。時苦索漠。值舶上有奇事。不禁舌癢。加以座客再四敦促。競請速言。不及待飯後赴舵樓前

詢詰。內中以鄒錦及蒲菲夫人爲尤懇切。鄒錦者富賈。此行趁船赴蒙臺亞有重要商務須接洽。而蒲菲夫人則埃北 (Quebec) 皮貨進口巨商之妻。二人此時在維多利亞船上爲兩貴客。船主另眼看待。尊以左右兩首席。既同聲以請。如何能不言。因婉應之曰。事大憊人。即我不言。數小時後。事亦發覺。海客及時皆能知之……語及此。詔然止。顧蒲菲夫人曰。夫人亦曾見前桅之側。有白色帆架乎。鄒錦應聲曰。甲必丹。得毋指無線電桿而言歟。熙爾曰。然。怪聞蓋自彼桿傳來。晨間我纔獲訊……鄒錦聆言一震。曰。甲必丹。晨來接有無線電訊耶。熙爾曰。然也。密斯忒鄒錦。鄒錦曰。發電者誰。熙爾莊顏曰。發自司各蘭警察總署。蒲菲夫人嗾呼曰。警察總署發來無線電……誰耶？……電文何言。熙爾曰。電言維多利亞船上有一殺人之兇及一從犯。鄒錦口吐而不合。蒲菲夫人顏容劇變。請誦呼天。熙爾曰。晨來我接警署無線電。問維多利亞船上有無男女海客名羅芒暨羅芒夫人者。蒲菲夫人失聲曰。噫。

得毋渠二人。男偉岸雄健而女苗曼娟麗者耶。熙爾曰。夫人言然。即彼二人也。我得電立覆以舟中有彼二人。警署旋回電言彼二人。實犯有慘怖之刑事罪。宜立予逮捕……蒲菲夫人失聲曰。今渠二人猶行所無事。甲必丹。胡不梏繫之而加以拘禁。乃聽逍遙船上耶。熙爾曰。警官詔我嚴守秘密。勿驚擾債事。囑我密令舵師。減低行舟速率。以待偵探來捉逋逃。密斯忒鄒錦。今當知船大跳動之故矣。蒲菲夫人憤瞋曰。甲必丹。甲必丹。吾人今在海洋面。偵探何由登船捉賊。君言竊有所不解。熙爾曰。吾人出麗佛浦。離陸纔三日。昨日之晨。有古訥公司海船名「莊嚴」者。自邵桑屯啟碇。與我同一航線。開赴蒙臺亞。警署派有偵探附「莊嚴」一輪船行……夫人今當省吾言之意已……不耶……維多利亞所以減低航行速率之半者。蓋以候「莊嚴」之追至。莊嚴舟上有偵探。更若干小時。至遲不過明日下午。必可趕過維多利亞來。捕殺人之海客。彼二人者。優游自在。夢不想案發追者之蹤至也……蒲菲夫人

云胡停又匙弗食。遮莫嫌蛋糕不可口耶。蒲菲夫人曰。甲必丹。非糕不可食。蓋聞君所述。不覺胸膈飽懣。熙爾歎謝曰。累夫人食不飽。我失言矣。

(一)

飯罷。鄒錦暨蒲菲夫人從甲必丹散步甲板之上。食堂之衆。有尾行於後者。熙爾吻含呂宋捲烟。愉然噴烟絲縷。隨風蕩漾。遙指一雙憑欄望水之男女。悄語衆賓客曰。密斯忒與密昔斯羅芒也。彼兩人者。不其優游自在。冥然罔覺乎。衆人遠望。則熙爾之言信也。一雙男女似已忘其殺人罪惡。情話喁喁。若處身逍遙自在之天。茫乎不省。有偵探跨海追舟。趕來逮捕。苟非消息傳自船主之口。人且疑傳言之訛。以二人暇豫閒游。不類曾殺人者。曾無幾時。此消息。經多數海客隱相告語。幾於船上諸人十九知其事。是夕爲維多利亞此行航海第三日之夕。船中無線電機震動有聲。電流遙與莊嚴輪上之無線電機通觸能呼應。熙爾發電致莊嚴船主曰。

我船減低速率以待。望快駛前來。船上安善。密斯忒

密昔斯羅芒不及知……

莊嚴船主報以電訊曰。

已開足馬力。飛駛。至遲明午可趕到。慎勿令二人省覺自戕。

慎防二人省覺自戕。此慮不爲無見地。蓋蹤捕之訊。倘爲二人省知者。前無去路。後有追舟。二人慮及於罪。或不免遽尋短見。維多利亞舟客之關心個事者。不禁時時顧慮。亟盼莊嚴海舶之速至。鐘漏遲遲愈盼而舶愈不至。愈覺舶行之近。愈爲惴惴。而見二人之嘻笑如常。行所無事。則益駭怪。跨海追來之偵探。果能繫賊以去耶。兇人安然就繫。得不發生意外否。幻想百歧。議論滋多。

(二)

汪洋大海之中。「維多利亞」與「莊嚴」兩海舶。相距約數尋丈。先後停輪。莊嚴右舷。繩下小艇一艘。徐徐落海。兩舶海客。爭集而觀。小舟蕩漾綠波之上。莊嚴水手多人。鼓楫

載一黑衣漢子。奮臂向維多利亞划來。黑衣漢子挺立小艇中央。狀至沉毅。莊嚴海客。爭揮素巾。搖帽。譁譟歡送。海風吹送呼聲。似隱約聞「願汝奏凱」「慶祝功成」之聲。黑衣漢子。漠爲不動。有識其人者。謂是偵探施霸。

施霸自出「老火伴」酒家後。根據所聞。細爲追究。發見頗多。此時挺立小艇中。目擊艇行漸近維多利亞左舷懸梯。不覺驪顏微笑。若自慶大功之告成。

小艇舟師。俄吹叫子。維多利亞船上水手。競出鈎篙。鈎牢艇身。施霸安然。手扶懸梯。拾級欲上。時梯旁立有船員。施霸顧之詰曰。願得一謁船主。不省此時能相見否。船員端肅以應曰。奉命矜此爲公導。甲必丹熙爾在船上恭候。施霸從船員徐徐拾級上懸梯。仰見船艙多衆。羣聚以觀。訝奇好事之容。盎然眉宇。既上甲板。觀衆猶紛紛尾從不舍。勢若加以包圍。施霸默念。此或甲必丹熙爾饒舌多言。致衆盡知我誰某。而識我此來之使命……念此頗用懷喪。頰首徐前。心緒泉湧。忽覺有人趨前猛拍其肩。施霸掉首

迴顧之頃。觀衆皆訝失聲。施霸未及覘察所以。望見拍肩之人。不覺詫異曰。天乎。汝耶。湯豹。汝何由在維多利亞舟上。吾豈夢歟。湯豹亦有駭容曰。噫。汝耶。施霸。我幾不信吾雙眸。曷告我。汝何由詣斯。施霸曰。汝不知耶。湯豹曰。否。我何從知汝事。施霸曰。汝附輪航海。非爲拘捕人耶。湯豹異曰。捕誰。施霸曰。捕賈立克。湯豹曰。施霸。汝此來。爲捕賈立克乎。施霸曰。然。湯豹。我來捕賈立克。我來拘捕牙醫賈立克。立於施霸身前之湯豹。聆言後退三步。愀然變色曰。施霸。汝言來捕賈立克。汝知賈立克者誰乎。施霸毅然曰。吾惡乎不知。賈立克爲此輪海客之一人。化名爲密斯忒羅芒。挾一婦人爲伴。語人謂是密斯羅芒。實則……湯豹不俟其言之畢。伸雙掌撫施霸之肩。挽之遠離觀衆之羣。觀衆不知二人友好之密。咸爲咤訝奇不置。既離羣而遠立。湯豹悄語施霸曰。吾豈夢耶。何事之詭奇。乃爾。施霸。汝言來捕化名羅芒之賈立克。汝知此賈立克。此羅芒者。蓋……施霸亟應曰。蓋。句蓋誰。湯豹曰。我。施霸大訝曰

汝句。汝耶。湯豹曰。然我也。賈立克是我。羅芒亦即是我。施霸狂駭。伸掌撫額。默然有間。變色而作曰。湯豹。句汝。句我。之同寅好友。而英吉利首都之名偵探也。汝。句湯豹。句五人團團員。而吾曹之領袖也。乃自承於我。句謂牙醫賈立克者。汝耶。句謂密斯忒羅芒者。汝耶。豈吾幻夢。抑汝狂顛。湯豹惶駭之容。亦與施若。誦誦呼怪事不置。已而力握施霸之臂。挽之同行曰。施霸。事大詭秘。致我蒙譏。而汝遠來。迹捕我。遮莫我二人隱隱爲人捉弄。艙面非可暢言之地。汝且同下我艙室。細爲推論其事。言既。匆匆同離頭等輪甲板而去。

(四)

湯豹強挾施霸同入艙室。施霸惶替驚慄之情。爲何如乎。日來力事追求賈立克蹤跡。以明牙醫殺妻之案。真因勞心勞力。疲神竭智。幸而獲知意想之兇蹤影所在。復藉無線電之便利。得以登維多利亞輪船。於汪洋大海之中。方期手到擒拿。斯行弗負。詎意邂逅五人團領袖而偵探之

長之湯豹於舟次。湯且自承是賈立克。是羅芒。其情不亦大不可思議之甚耶。偵探長湯豹。何以是牙醫賈立克。牙醫賈立克。又何以一變而爲海客羅芒。偵探長也。牙醫也。海客也。三而一者也。湯豹。賈立克。羅芒。一人三化身。湯豹所自承。言當弗假。殺人者罪有常刑。湯豹果即賈立克。方自隱諱之不暇。何以自承於我。賈醫如其未殺妻。其妻何往。湯豹曷爲又易名羅芒。挾情人以借逃。思未已。湯豹慨然曰。施霸。汝此行果以拘捕化名羅芒之賈立克而來耶。施霸曰。唯。又曰。湯豹。汝固自承勃忒雷牙醫賈立克。而化名羅芒作維多利亞舟之海客者耶。湯豹曰。然。賈羅二姓。胥我化名。而不虞汝之遠來迹捕也。何故。施霸曰。汝不自知耶。人控汝賈立克牙醫實殺其妻。湯豹訝曰。控我殺妻乎。施霸曰。然。湯豹曰。天乎。以何爲證。控我殺妻。施霸曰。以賈夫人忽然失蹤故。湯豹曰。失蹤固也。但失蹤詎足以知伊之必遭害而爲我所戕。施霸期期焉應曰。一時失蹤。雖未足以確證伊之必遭人殺害。但句但句汝曷爲易名而

潛逸。湯豹曰：潛逸乎？吾何逸為？夢不想有人控我，何逸之云。施霸悒悒如墜層霧，楞楞睇湯豹，目不旁瞬。湯豹定神，婉語之曰：老友，勿斯舉，殆隱莫大神祕，非片言所能解。為今之計，宜先明我身世，再行推詳餘事。老友施霸，汝固識我為偵探湯豹，換言之，卽我以「湯豹本身」獲交汝。湯豹者，我任偵探，服務於官中，處世接物，公開之姓名也。為便利箇我私事，我有別署，曰賈立克，以醫牙為業，且以牙醫之我。實娶有婦，曰賈立克夫人……施霸不俟其言之畢而應之曰：然，今為汝謀殺，湯豹曰：止。容我盡言……我娶妻而別有所戀，所戀曰芳瑟，賴梅茜，卽今伴我海行者，少須可召以面汝……我戀伊人，伉儷之情以移，而琴瑟於以不調……言猶未畢，施霸抗聲曰：汝蓋以是面謀……湯豹亟揮手止之曰：否，汝誤矣，願勿間斷我言語。距今約旬有五日，吾言時日而曰「約」者，以正確時日，倉卒間記憶欠精準，須檢查日記簿，乃能肯定以舉告。茲且以半月渾稱之事，在距今半月前，忽然一晨，我妻密昔斯賈

立克，頓杳蹤影，不知所赴往。伊人茲行，完全出自伊個人本意，我敢指天日以為誓。伊所以去，意在離棄我，所以離棄我，蓋知我別有所戀，而發於一時，不可止遏之妬嫉心。綠我之別戀芳瑟，賴梅茜，密昔斯賈立克有所謂悉也。伊人何往，我所弗知，所亦弗欲知。伊既義絕，我亦情離。夫婦本以愛情而結合，我既無情戀伊，伊亦妬而絕我，各行其素，亦事理之常。世間夫婦，一旦以情意不投，為不離異之離異者，不止我伊二人。負氣舍相對人而去者，亦不僅一伊。是何足異，而世人遂以此誣我殺妻耶。我妻行後第四日，我往訪情人芳瑟於伊寓廬，既入其居，不知伊人訪問鄰右，知有遠行，而伊實留有書簡遺我，嗟乎施霸，書簡所言，大駭慙我。初，芳瑟曾嫁一坎拿大漢子，生有一子，夫婦不和，坎拿大漢子，負氣棄伊，自還坎拿大，歷有年已，所生之子，乳名達廉，最可人意之達廉，而亦我最所鍾愛之達廉也。而此達廉，忽一旦為人竊拐以去，而拐之者，則芳瑟前夫，坎拿大漢子，嗟夫施霸，試一思之，苟汝與我，易地相

處。而聞此耗。汝情何若……施霸曰。汝何由知此。而信擄兒者爲彼人。湯豹曰。芳瑟留東所告我也。書言伊出購買食物。斯須卽歸。歸已不見達廉。省爲兒父所刦去。立買舟自麗佛浦。追往坎拿大。奪還愛子於失戀之夫之手。施霸曰。綜此縷縷。無以明汝之何以附此舶行也。湯豹曰。我聞伊人忽然遠走。如喪魂魄。立追芳瑟於麗佛浦。見之此舶艙面。面伊婉商。懇伊少緩行期。容我向官中乞假。偕伊同去尋達廉。以芳瑟隻身向茫茫人海之坎拿大。一無標的。而欲尋還達廉。如何能得。我義不能不爲之助。方我二人爭執去留之際。而維多利亞距陸已遙。我雖有意挾芳瑟乘引港小火輪返岸。則已不及。小艇歸去久已。我遂留此舶上。此舶行海。爲直達航線。中途初不停頓。以及今茲。不圖遭汝於此。而汝又以捕我而來。我初不省身犯何刑也。施霸聆言。默然有間。曰。湯豹。句聆汝歷歷言來。固亦言之有理。惟汝何事更名易姓。形同遁逃。湯豹曰。蓋不欲擄兒者知有我耳。汝試思我能以偵探湯豹之名或賈立克牙

醫之名與芳瑟賴梅莖同列維多利亞舟海客名單之上。使彼人聞知否。施霸頰首。沉吟有間。曰。湯豹。我不能顧私而誤公。汝所知也。我奉委持牒。追捕殺妻之賈立克醫士。今得賈矣。其奈……湯豹懷喪如不勝。曰。施霸。汝今知所欲拘捕之賈立克實汝同僚。亦汝至友。汝仍奉公而加以逮捕歟……雖然。此汝職守……我亦未便妄求。言下二人面面相覷。殊難爲計。施霸歎曰。傷哉汝也。旣犯嫌疑。且從我去。再作後圖。湯豹喟然曰。日日捉人。送將官裏去。今爲人捉。其何以爲情。一世英名。乃以無妄之辜。掃地殆盡。可憾也。施霸慰之曰。何必懷喪如此。汝旣未曾殺人。汝婦固猶是生存也。訪而得之。汝冤自雪。湯豹曰。固也。惟吾居獄。達廉奈何。舍我而外。緊誰若我之竭誠盡智以尋訪兒乎。施霸又垂頭。沉吟有間。曰。湯豹。句牒文詔我捕賈立克。我職守所在。不能不邀汝償還。此情汝應能諒我。但牒文無肯定之詞。令我並捕汝情人。但付我便宜行事之權。相機自定拘捕伊人與否。我今信任汝言。憫汝境遇。可通融

辦理。暫勿拘繫賴梅茜。俾伊繼續海程。往坎拿大尋子。我則偕汝。但遇海面有來舟。卽附以歸英吉利。……言猶未竟。有水手叩扉請曰。甲必丹傳令。請密斯忒施霸。赴船主室。謂有要公面陳。施霸曰諾。還報船主。言我卽來。願湯豹曰。汝且從我同去。汝我同爲五人團團友。而汝我之領袖也。我不欲妄加無理於汝。矧汝之嫌疑。及內幕真情。亦當借我白之甲必丹前。

二人既及船主艙室。施霸猶未及展唇吐一字半語。甲必丹照爾手持無線電信一紙。授之施霸。言是頃纔接得者。施霸讀電文曰。

維多利亞海船甲必丹照爾轉偵探施霸。官中刻在買立克牙醫寓屋之窰。搜出人體殘骸。附有腐齒。未辨童婦。該醫士實犯有殺妻嫌疑。而借逃之婦亦犯有殺子嫌疑。案經控訴該醫士以戀奸情熱而殺妻。該婦人亦因利便其私而殺子。爲此電諭該探。並捕二兇。送案候訊。勿違切切。

施霸讀電文畢。頰首唏噓曰。湯豹。我今以公令。并捕汝二人。湯豹慨然曰。是汝職也。余何敢抗。……

(第七章完)——留——

(卷之一完)





在八卷將完的時候，我們竭力設法，提早預備九卷中的材料，以免延期。因為從前本刊常有延期等事，對於讀者諸君，非常抱歉。不料九卷仍舊延期了，其中幾件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奉告諸君：（一）戰事驟起，各種事務，不免稍有阻礙；又因年底關係，也稍受影響。（二）銅版一物，雖然在讀者方面很歡迎，但在我們製造方面，實在困難不堪。多端設法，實在無法補救。現在我們一方正設法想另用影寫機製圖。印在紙上，既比銅版美觀，時間又可迅速。但辦得到與辦不到，現在還在進行中，不能一定。一方面則增加材料，以償延期的歉忱。

歷來我們時常接到外界託轉交與敝社無關係人的信件，先前我們竭力代勞，但現在確愈弄愈多，彷彿認敝社為信局，我們實在煩不勝煩了。以後敬懇各界勿枉託。

★通

訊★

胡景溪先生：本刊優待辦法，請閱九卷已出數期。

王天可，錢謨明，許雲樞，經昌濂，汪啓孝，田倬之，蕭爽，吳景岳，郭德浩，余賢俊諸先生：尊稿已退還。

楊不平先生：尊寓現在何處？大著稿費，百端設法，無從投遞，祈速示知。

### 交 換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愛讀小說世界者，所以有幾種希望，同先生商議商議。

(一)我看小說的好壞，並不在乎著名作者之作品，和不著名作者之作品。著名作者之作品，未必無有敷衍之作；不著名作者之作品，未必無有精心之作。以我看：不管著名作者，和不著名作者之作品，只要是精心的構造，有文藝之價值，可以一視同仁，登載出來。

(二)婦女的作品登載得很少。不知道她們還是投稿的少，還是沒有好稿的緣故。此後每二期或每五期，可以專闢一婦女作品欄，登載她們的作品，藉此提倡婦女們的文藝。

(三)銀幕上之藝術，可以改為銀幕欄，不要單登載本事，關於批評及小品文字，亦可加入。

(四)插畫每期多載幾張。

(五)多登武俠愛國小說，以振讀者之氣。

以上數則，不知先生贊成否？請你在交換內答覆。

濟寧呂山吾

呂山吾先生：尊示數節，都是我們所十分佩服的。略有意見不同的地方，答覆如下：

(一)婦女作品，來稿很少；至於好不好，倒在其次。我們為提倡婦女作品起見，對於檢選婦女的作品，特別通融。尊意加設婦女欄，這事困難殊多；最大的原因，就是來稿很少。所以我們主張仍舊照常散登。

(二)插畫現在每期有好多張。如封面說明中之插圖，每期少則六七塊，多則十數塊，都是讀者諸君所不常見的。

編者

她該服用  
清導丸矣



晨興如何

今晨興起自覺安適否神清氣爽乎或困倦疲  
乏耶若精神不濟惱怒不舒何能勝任一日之  
公事乎如閣下自覺困倦不舒乃是肝經失調  
所致也宜服用紅色清導丸爲要此丸微利平  
肝之功力出自天然服後立即使肝陽調和腸  
胃有序矣

廣東英德東鄉石嵩市源發公司經理胡美五

先生來函云啓者敝人前患肝火  
上升頭暈目眩減食嗜眠等症初

疑爲腎虧遍閱醫書擇方服食依

然罔效後家兄醒羣謂非韋廉士

紅色清導丸不爲功余卽照章用

郵票代價寄上海貴局購買數瓶

服後卽見大便舒暢有序非但舊患悉除兼之神清氣爽飲食日增足徵此丸確有潤  
導健益之功而無大瀉偏倚之弊誠唯一清導之聖藥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  
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Frederic Austin Ogg's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濟名著

#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冊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吳貫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合歐洲各國於一編，歷述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阿格此書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濟工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提要鉤玄，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補偏救弊之道，以為防患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上之傑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內容要目

|         |       |
|---------|-------|
| 第一編 (五) | 世紀發達  |
| 第二章 (九) | 之來歷   |
| 第二章 (八) | 一五年以  |
| 第三章 (十) | 商業之農工 |
| 第三章 (十) | 與勞動人口 |
| 附錄 (四)  | 年歷大事  |
| 對照表     | 英法德法俄 |
| 索引      | 表首字相  |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詳細敘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稿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如稿於一月內不退還，但不隨件附寄，則將原稿概不照辦。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 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 郵費表        | 定價表    |        | 普通號    | 特刊號 |
|------------|--------|--------|--------|-----|
|            | 本埠     | 外地     |        |     |
| 國內(寄古新報除外) | 本      | 名      | 一卷十三冊  | 每冊  |
| 郵費         | 七      | 一卷十三冊  | 數現款及兌票 | 角五分 |
| 日          | 分      | 半年三冊   | 郵票以二分及 | 角   |
| 各埠         | 一角三分   | 全年五十二冊 | 一角二分   | 角   |
| 各埠         | 二角七分   | 全年五十二冊 | 一元一角   | 角   |
| 各埠         | 五角四分   | 全年五十二冊 | 二元二角   | 角   |
| 各埠         | 二元八角   | 全年五十二冊 | 三元二角   | 角   |
| 各埠         | 二元一角六分 | 全年五十二冊 | 四元二角   | 角   |

(小說世界)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圖中寓意

上圖乃一著名化學士自患背痛遂以顯微鏡考察己尿驗得尿內有渣滓知係病由內腎而來先服他種治腎藥不見有效後服兜安氏秘製保腎丸服甫半瓶病即霍然

背痛風濕水腫大腳瘋  
 腎筋痛膀胱炎石淋腦  
 系痛小便渣滓小便停  
 住等患服之大有奇效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洋十五元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  
 骨痛腰風濕  
 症未腎虛膀胱  
 切污毒此丸  
 中外真良藥也